



左
繡
十六
十七

裏

十六年
二十五年

三
十六

服部文庫

1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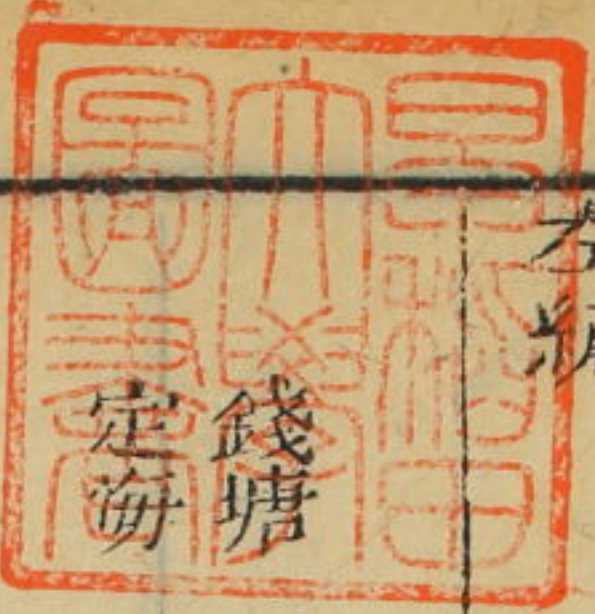
195

9



117
195
9

左補



錢塘 馬李驊天閑
陸 浩大瀛 評轉

同學 錢塘范允斌右文
仁和次乃文襄武察評
同懷杭州陸 德與阜

男 馮張孫近潢
翼孫念詒
元孫思蔭
校聘
男 陸麟清素敦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以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 馮李驊天閑增訂

襄公三第十六

經甲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踰月而 三月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于渙梁 不書高厚逃歸故也 渙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 渙古闌反 軹之

春秋左傳 卷六 襄公

閏

氏。戊寅大夫盟。諸大夫本欲盟高厚高厚逃歸故遂自共盟雞澤會重序諸侯今此

反。閉無異事即上諸侯大夫可知。○林凡伯在焉而但曰諸侯者無伯也君在焉而但曰大夫者無君也是故自文而下盟于扈會于扈則有斥言諸侯而不序自襄而下梁之盟則有斥言大夫而不序。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邾莒二國數侵魯又無道於其民故稱人以執不以歸京

師非禮也。○林齊侯伐我北鄙。無傳齊貳晉故○夏公至

自會。無傳○五月甲子地震。無傳○叔老會鄭伯晉荀偃

衛甯殖宋人伐許。荀偃主兵當序鄭上方示叔老可

主兵也則曷為書鄭伯春秋不以大夫主諸侯則推而屬之鄭也春秋之大義夷夏之辨君臣之分而已

是故僖十九年盟于齊陳非主盟也而書會陳今年伐許鄭非主兵也而書會鄭誠慎于所主云爾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郟。○大雩。無傳○冬叔孫豹如

晉。○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平公悼公子彪彪彼蚘反○

古胖為傅。胖叔向也○張君臣為中軍司馬。張老子代其父○

奚韓襄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祁奚去中軍尉為公族大夫去劇職就閉

官韓襄無虞丘書為乘馬御。代程○改服脩官烝于曲

忌子也。既葬改喪服脩官選賢能曲沃晉祖廟烝冬祭也

諸侯五月而葬既葬卒哭作主然後烝嘗於廟今

簡鍾見筆力而上半改服修官何等鄭

叙梁之會下半叙大夫之盛一則帶入執邾莒事一則補出盟高厚等皆以

此叙平公初政為平陰之役起本以洪梁之盟為主故以盟詞作結其擲叙執邾莒為盟高厚作陪而前曰以我故後曰諸侯有異志始于為人卒于為已中間且曰通齊楚之使從楚陪出齊蓋晉悼一生服鄭平公則大半以齊為事也又霸業一轉關處文作兩半讀上半叙梁之會下半叙大夫之盛一則帶入執邾莒事一則補出盟高厚等皆以簡鍾見筆力而上半改服修官何等鄭

三精

宋火三年襄公

重下半連點大夫字蓋故在大夫伯澳

梁始乃作傅之微音也
為傳四句在平日學學而下在臨時將
修官二字承上轉下以我故為私也且
曰通使為公也將執事莒夾在中開作
上下樞紐此左氏慣用之法

飲酒賦詩都以詳見妙此又以不詳見
妙必類不類簡括有味
兩使諸大夫對寫上猶屬之晉侯下直
出自荀偃緊接於是大夫盟大夫之張
不待言而見矣

同字應异字不庭應不類盟辭不止一
語獨點此句作者單為自己文字章法
計耳餘不恤也

此篇本叙伐許事因經不書會荀偃而
書會鄭伯故前後敘事都筆筆寫出明
係荀偃主兵以見為夷而書會鄭伯之
出于聖心獨斷杜序所謂依經以辨理
也但其用筆最為鏗鏘斷續熟復始見
其佳
晉人歸諸侯此下當有以諸侯之師伐
許語文只半句縮住留于下文旁筆寫
足左氏慣以此種筆法見斷續之妙
本會荀偃却書會鄭伯為鄭伯之夷于

晉踰月葬作主而烝祭傳言
晉將有溴梁之會故速葬
警守而下會于溴梁順

東行故命歸侵田諸侯相侵
取之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犁

比公率比莒子號也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侵魯前年
邾人伐魯晉將為魯討之悼公卒不克會故平

公終其事且曰逼齊楚之使
邾莒在齊楚往來道中
故并以此責之經書執

既盟而後告晉侯與諸侯宴于濫使諸大夫舞曰歌
詩必類各從義類齊高厚之詩不類齊有二心故

古詩各從其恩好之義類高厚所歌之詩獨不取恩
好之義類故曰齊有二心劉炫云不服晉故違其令
違其令是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

有二心也
高厚高厚逃歸齊為大國高厚若此
于是叔孫豹晉

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董小邾之大夫盟曰同

討不庭自曹以下大夫不書
故傳舉小邾以包之

許男請遷于晉許欲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

人歸諸侯唯以其師討鄭子驥聞將伐許遂相鄭伯

以從諸侯之師鄭與許有宿怨穆叔從公歸齊子

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夷平也春秋

不與外事同者客主之言所以為文固當異也魯卿

每會公侯春秋無譏故于此示例不先書主兵之荀

大夫也故特叙于主兵之上所以別君
臣之等耳註似欠明

將伐許庚寅伐許復伐許凡三處提揚
作章法

微海陘則齊進退維谷故去也乃曰魯
之名其果成人之美耶

此節以急于為主齊再伐魯走望在晉
而齊晉始貳命不及齊故晉人之詞甚
緩而穆叔之意愈切朝夕引領比間無
及語語着急速寫兩見兩賦詩從容中
筆筆傳迫迫之神
穆叔着急晉人亦便十分放懈不得只
得勉強說個敢不從執事敢使魯無鳩
要。是。聊。作。安。頓。並。非。踴。躍。鼓。舞。故。明。年
秋。齊。又。伐。魯。晉。仍。不。見。鳩。恤。更。閱。一。年
而。後。為。平。陰。之。師。也。似。急。實。緩。傳。神。尤
在。無。字。句。處

兩賦詩增頌引領西望等語兩敢字明

偃而書後至之鄭伯時皆諸侯
大夫義取昔平故得會鄭伯
夏六月次于械林庚

寅伐許次于函氏械林函氏皆許地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

以報宋揚梁之役晉師獨進揚梁楚公子格帥師及

晉師戰于湛阪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楚

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不書復伐許而還許未遷故

秋齊侯圍郟郟魯孟氏邑孟孺子速微之之子莊

子速也微要也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

塞海陘而還海陘魯隘道

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言齊再伐魯晉人曰以寡君

之未禘祀禘祀三年喪與民之未息新伐許及楚不然不

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是以

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

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圻父詩小

雅周司馬掌封畿之兵甲故謂之圻父詩人責圻父

為王爪牙不脩其職使百姓受困苦之憂而無所止

居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

魯及此及此憂林及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鴻

○不○敢○忘○刑○奇○後○偶○章○法○也○

詩小雅卒章曰鴻鴈于飛哀鳴嗷嗷唯此哲人謂我
勛勞言魯憂國嗷嗷然若鴻鴈之失所大曰鴻小曰
鴈宣子曰句在此敢使魯無鳩乎鳩集也林豈敢
使魯無所鳩集如
鴻鴈卒章
所云乎

經乙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無傳宜公
也四同盟

○林宣公卒
悼公華立
○宋人伐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買
石

稷子○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

防并將東南有桃盧林伐我大夫將書大夫始此
自隱以來齊伐我皆書人若君將書君自文十五

年始大夫將書
大夫自高厚始
○九月大雩無傳
書過
○宋華臣出奔陳

暴亂宗室懼而出奔實以冬
出書秋者以始作亂時來告
○冬邾人伐我南鄙

傳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印司徒印
陳大夫

早宋不設備
○印五郎反

○衛孫蒯田于曹隧越竟而獵孫
蒯林父之子飲馬于重丘重丘
曹邑

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詢罵也
詢呼豆反曰親逐而君

爾父為厲厲惡鬼林父逐
君在十四年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

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孫蒯不
書非卿曹人愬于晉為明
年晉

人執石
買傳

數語為不能幹蠱人發藥當使通身汗
下也
爾父字安在首拘之止則語直而不得
簡矣

此每皆為平陰之戰起本也。以首句為主。下兩段分承。圍者既失。獲者又死。以不得志而來。仍不得志而去。此等伏應。所謂以神不以形。

不遣師助防而獨逆統。不重地而重人。也。統何忍復以防要乎。

當時士氣之定如此。後世且以刑臣之暗為榮矣。

叙華臣出奔事。却寫一陰助而陽惡之。左師心術不測。舉動乖張。煞是可怪。蓋自弭兵盟後。竟成一花面脚色。而此處蚤見一斑也。華臣不還于左師。而逐于國人之逐。虞狗入固。功人狗亦功狗。相映。虛使讀者亦為之不堪。是一則嬉笑文字。

○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前年圍成。辟孟孺子。秋齊侯伐我

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防。臧師自陽關逆臧孫。

至于旅松。陽關在泰山鉅平縣東。旅松近防地也。魯師畏齊不敢至防。鄆叔紇臧

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鄆叔紇叔梁紇臧疇臧賈。

臧紇之昆弟也。三子與臧紇共在防。四。字亦作。間。轉。齊師去之。失。臧紇故。

齊人獲臧堅。堅。臧紇之族。齊侯使風沙衛唁之。且曰無死

使無。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

自微。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歎。言使賤人來唁。已是惠賜不終也。風沙衛奄人。

故謂之刑臣。○杙音釋。又杙。羊職反。戈林杙。小木也。椽屬。

○冬邾人伐我南鄙。為齊故也。齊未得志於魯。故邾助之。使

宋華閱卒。華臣弱。臯比之室。臣閱之弟。臯比閱之子。弱。侵易之。使

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鉞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

盧門。宋城門。合。向戌邑。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臯後屋後。○鉞。普皮反。

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幽。吳妻也。曰。界余而大璧。界。與。

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

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

瑣事寫來極生動。只是善子摹神前。三寫賊後。兩寫疾狗。所謂賦喚狗咬也。絕倒。

子罕不是為分謫。單從君國起見。其行築也。全示之以大分。其語也。全告之以大體。不但靖吾民。并以誡吾君。惻隱之思。而動其朽索六馬之懼也。而一而安顧。皇父一而正是。愧皇父而教之。若備作分謫。讀失其旨矣。

前平叙中側。後仍就子罕語雙抱。作收。尤首尾結構之自然者。

替字黔字。并不目其狀。而目其色。而其人宛然。與嘲華元。更為輕倩。愈出愈奇。

唐錫周曰。鍾伯敬云。諸葛武侯與關公書。未若黔之逸羣絕倫也。蓋徑以黔呼之。此親曉之辭。俗人添一字曰。髯公良由不識古人語妙耳。

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為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

惡之。林向戌悔其初謀之失。乃自為短策。馬極助御。鞭馬不欲與華臣相見。正義曰。必為短策。私助御者不使。

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疾狗。疾狗入於華臣氏。人知也。

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華臣心不自安。見逐狗而驚走。疾居世反。一音制。

狂犬也。

宋皇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周十一月九日。收歛時。收。

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與我役。澤門宋東城南門也。皇。邑中。

之黔。實慰我心。子罕黑色而居。邑中。黔音琴。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溼寒暑。闔謂門戶閉塞。月令仲春脩。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役事。謳者乃止。或問其故。此莊文正所為見聖德詩而不解也。

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傳善子罕分謫。祝之。又反。

齊晏桓子卒。晏嬰。晏嬰羸縗。斬。不緝之也。縗在父也。曾前縗三升布。

苴經帶杖。菅屨。苴麻之有子者。取其羸也。杖。竹杖。菅屨。草履。菅古顏反。食鬻居。

一難一解。其應如響。不辨已之是禮。但言已之非。大夫晏子長于滑稽。此固其本色。

倚廬寢苦枕草

此禮與士喪禮略同。其異唯枕草耳。然枕草亦非喪服正文。由苦對苦。

惟二反王儉云。夏枕由冬枕草。

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時之所行。士及大夫。纓服。

各有不同。晏子為大夫而行。士禮其家臣不解。故譏之。

曰唯卿為大夫。晏子惡直。已以。

斥時失禮。故孫辭略答家老。○林諸侯之制。降於天子一等。故唯卿然後得用大夫之禮。晏子自言已乃大夫也。視士。故不常用大夫之禮。

補正邵氏曰。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

經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不言朝不能行朝禮。夏晉人執衛

行人石買

石買即是伐曹者。宜即懲治本罪。而晉因其為行人之使。執之。故書行人以罪晉。

秋齊師伐我北鄙

不書齊侯。齊侯不入境。冬十月公會晉

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同圍齊

齊數行不義。諸侯同心俱圍之。○林同圍齊。非但晉志也。自圍齊之後。晉師無君將。雖大夫之師出。無與於諸夏之義矣。

曹伯負芻卒于師

無傳。禮當與許男同。

盟。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傳十八年春白狄始來

白狄狄之別名。未嘗與魯接。故曰始。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長

純留二縣。今皆屬上黨郡。孫蒯下晉父在位。蒯非卿。長丁文反。或如字。純徒溫反。或如字。地理志作屯。

為曹故也。前年衛伐曹。

此文當連十九年還自沂王篇讀戴頭
出目前後相映以有事于齊起未卒事
于齊止一綫呼應章法方見首尾但既
有楚子伐鄭事隔斷則此處仍自成一
篇當分兩半讀上半從感夢沈玉會齊
門防直至齊適截下半從從師俘獲攻
險觀兵直至走棠截都是極寫中行發
狠滅此朝食光景所以透發本文東方
可逞之說而即為下篇未卒齊事作反
跌之筆章法固自完也末二語特作一
不了之局若回應通篇則為其志未衰
若吸動下篇則為其氣已竭以不了語
作束上落下法固左氏之更出一奇者
耳
看來前半齊侯以子家之告而適從半
齊侯以郭榮之言而止作者固以上半

告

寫本題下半起下篇構局最整齊明畫
也
上半又分數節首節獻子許諾寫因夢
而伐齊其志決次節沈玉而濟寫躊躇
而伐齊其氣銳三節寫晉以莒魯援齊
而負固不守為荀偃得意之極下半亦
分數節塞道而縛俘獲不過敵寡自開
攻險觀兵踴躍亦屬一時游戲末節扣
馬乃止寫晉以速略恐齊而後備舉露
為荀偃失意之極末贅二語作拖尾所
謂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也輕颺一筆渡
下真游絲之嬌晴空矣
又看起至沈玉而濟乃一篇之首末二
句乃一篇之尾會于魯濟同伐齊又作
一領下文另分兩截三對禦平陰與
入平陰對皆以風沙衛為眼目一是弗

三肅

○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
弗勝厲公獻子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
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臯梗陽晉邑在太原晉陽縣
南臯巫名也夢并見之他
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亦夢見獻
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巫知獻子有死徵故勸使
快意伐齊○林王大夫之
稱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
穀雙玉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環齊靈公
名負依也
弃好背盟陵虐神主神主民也謂數
會臣彪將率諸
侯以討焉彪晉平公名稱臣者明上有天子以謙也
重義諸侯於天子無所可
重日會臣者謙卑之意耳
其官臣偃實先後之守官
偃獻
荀捷有功無作神羞羞恥
官臣偃無敢復濟信
子名荀捷亦欲借以解免賦君一案也
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沈音鴉
或如字
十月會于魯濟尋淩梁之言同伐齊淩梁在十六年
盟日同討不庭
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平陰城在濟北
盧縣東北其城
南有防防有門於門外作
塹橫行廣一里故經書圍
風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
險謂防門不足為險
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

春次左傳
襄公
九

聽守險而宣予之間得行。是代殿國師而州綽之追得及登山望師與遂歸攻險對皆詳寫伐齊正而一是陰謀秘計却用虛筆點化一是素厲客氣却用實筆鋪排齊師夜遁與將走鄰棠對一是齊既遁而晉人咸喜一是晉將退而齊人先覺都是結應東方可造一筆以字而一正結一反結如此請尾段亦自明整大抓左傳反復皆有妙境可尋不此一且一盤登涉即通耳

齊侯望師一段乃上牛篇精神團聚處魯衛攻險一段乃下牛篇精神團聚處登山層巒用鄭戰文法夜遁一層巒用郭陵文法伐穀數圍一層巒用偶陽文法合三篇之妙于一篇之中卽得不分外出色也

告析文子析文子齊大夫子家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

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林千乘十萬五千人魯莒在齊之東言自其鄉入蓋

自東道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

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

矣不能久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巫山在盧縣東北晉人使

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斥侯也旆建旌

旗以為陳示衆也三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偽

衣服為人形也與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

衆也乃脫歸脫不張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

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道鳥鳥得空邢伯告中行伯

也邢伯晉大夫邢侯曰有班馬之聲鳴班別也林

離別齊師其道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道

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風沙衛連大車以

塞隧而殿此衛所欲守險殖綽郭最曰子殿國

師齊之辱也奄人殿師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

於隘以塞道恨二千故塞其道欲使晉得之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

縛也疏平
作縛之

攻險整三層散四層叙事花簇然細玩
覺與倍陽篇雨殿氣色彼處精彩此處
蕭索彼處踴躍此處勉強總為未卒事
于齊作引於郭榮口中說破筆墨之神
真與事情意况相副此之謂化工肖物
耳登山段先散後整取險段先整後
散兩兩相對無不變者熟于順逆之法
也



肩兩矢夾脰脰頸也日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

不止復欲射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
言必不殺女明如日

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反縛也正義曰下云其右具

其右具丙州綽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衿甲不解

甲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險

城守已卯荀偃士句以中軍克京茲在平陰乙酉魏

絳欒盈以下軍克邾軍平陰西有邾山趙武韓起

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

葵也楸也竹木也類叙有情以戈殺犬
以枚數闔對叙有致皆著意點綴處

秦周魯大夫趙武及之共伐萩也范鞅門于雍門其

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殺犬示孟莊子斬其楸以

為公琴莊子孺子速也楸木名已亥焚雍門及西郭

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大夫

難乃多反又如字林申池齊南城西門文王寅焚東

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齊西州綽門于東闔齊東左

驂道還于門中以枚數闔枚馬槌也闔門扇齊侯駕

將走郵棠郵棠大子與郭榮扣馬大子光也榮齊曰

迫

前寧世曰漢梁之盟高厚逃歸繼又伐
晉叔孫告難荀偃辭之不得適有巫夢
日知必死乃以伐齊責責是時晉悼已
薨六卿漸情固未嘗必欲勝齊滅齊也
齊侯問有晉師即爾氣讓故晉師恐惴

齊水空傳

卷七襄公

七

以動齊侯畏懼而逃晉至于圍城之時齊侯已將出奔而晉乃略其旁邑而去可知晉原不能逐齊齊人自退耳故略字斷定晉侯無勇斷定齊侯篇中叙晉師只寫得略字叙齊侯只寫得無勇字至于遁者遁追者追攻者攻焚者焚繪畫軍情歷歷如見此又左氏長技無容贊美也

此篇為鄭殺子孔起本起于一行罪案已定篇中前詳伐鄭之謀後叙伐鄭之事總見楚師此來並非料敵制勝鼓舞從事而子孔既起楚師于前又不曾楚師于後首鼠兩端進退無據而兵在其頸矣末段却將晉人旁論楚師作結正見楚德不足以圖鄭而子孔畔晉但知從欲不知謀國之失策為已甚也此等

收應真非尋行數墨所得夢見者矣

諸侯方睦于晉只一筆顯見畔晉之非明華云此是主意却不说完妙

若可君而繼之彭按而字公喜而後可知同例

上叙謀下叙事此一行乃通篇轉捩處以中間提撮之筆作應止呼下之筆也

叙伐鄭事詳寫其遲回宿皆因于孔

左肅

師速而疾略也言欲略行其地無攻意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

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眾君必待之將犯之大子

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濰水在東莞縣至下邳入泗斷音短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欲專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

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子庚楚令楚子聞之使揚豚

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殺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

從禮不能承先君之業死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

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謂已未

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

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

晉臣請嘗之不出此是折作兩層法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

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襄城縣東北有汾丘

於是子矯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張公子孔子

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二子子完守入保完城

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魚陵魚齒山也在南

守

保

子

春秋三傳

襄公

七

不會故遷延而退也甚多凍照上懷安等收慮甚密。兩次兩使一反一還。三至于信于涉于都用率上捨下對叙叙法之整散兼行者。

陽學縣。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將涉潁故於水邊權築小北鄭地。城以為進退之備旃然水。出樊陽城阜縣東入汴。為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

費滑胥靡獻于雍梁。胥靡獻于雍梁皆鄭邑河南陽翟縣東北有雍氏城右回梅山。在樊陽當縣東北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

純門信于城下而還。信再宿也。純如不可則退也。涉于魚齒之魚齒山之下有泄水。甚雨及之。正義曰楚師南故言涉。渙音雉。行有大雨從而南遂及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

不害吾驟歌也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師曠唯歌南北風者聽晉楚之強弱。正義曰師曠以律呂歌南風音曲南風音微不與律聲相應。多死聲。南風律氣不至故聲多死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歲在豕韋月又建南師亥故日多在西北不時必無功。不時謂觸歲月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言天時地利不如人。

徐揚貢曰此與齊師夜遁相似然前作過渡此作結束位置不同而語更深渾唐錫周曰楚師無功之故子庚口中不說明偏從晉人推算出來有雲穿月出之妙。此評最得左氏留虛步法。

和。如人。音微故曰不競也師曠唯歌南北風者聽晉楚之強弱。正義曰師曠以律呂歌南風音曲南風音微不與律聲相應。多死聲。南風律氣不至故聲多死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歲在豕韋月又建南師亥故日多在西北不時必無功。不時謂觸歲月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言天時地利不如人。

經。丁未。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前年圍齊之諸侯也祝柯縣今屬濟南郡。晉人執邾子。稱人以執惡及民也公至自伐齊。無傳

取邾田自瀟水。取邾田以瀟水為界也瀟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

陸縣入泗。○鄒好號反又音郭。○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無傳。○夏衛

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世子光三與魯

同盟。○林靈公卒于莊公光立。○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

乃還。詳錄所至及還者善得禮。○八月丙辰仲孫蔑卒。無傳。○齊殺

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冬葬齊靈公

無。○城西郭。魯西郭。○叔孫豹會晉士句于柯。魏郡內黃縣東

北有柯城。○城武城。泰山南武城縣。

傳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姊侵小

督揚即。○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伐魯在十七年。遂次于泗上

疆我田。正邾魯之界也。泗水名。取邾田自漣水歸之于我。在邾

水北今更以漣為界故曰取邾田。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六卿

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

命之服。如鞶戰還之賜唯無先裕。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

夢之鼎。荀偃中軍元帥故特賄之。五匹為束四馬為獻物必有以先今以璧馬。荀偃瘳疽生瘍於頭。瘳疽

為鼎之先。○夢莫公反。○瘳丁但反又音且瘍音羊創初良反。濟河及著雍

林瘍疽屬在頭曰瘍。說文瘳勞病也。濟河及著雍

此篇乃平陰文尾也不曰還自伐齊而曰還自沂上據繫前文見不成其為伐

齊也以齊伐我故伐齊今無加于齊而第執一助亦伐我者回視沈玉明方一

團銳氣竟虜虎頭蛇尾只起手一兩筆便將全文一一關照乍讀之次全不見

得故妙絕也。兩掩之猶視乃順兩兩相對中以變盈語作轉板末以士句語作收掉叙議兼

行剪裁勻整。

桓譚之言明于理而昧于文者也左氏不過借此收拾前文夢訟禱河兩項令首尾相照應耳若謂非有所知直是與全文章法無涉矣此亦淺之乎左氏者也

唐錫周曰濟河直應前濟河二字無敢復濟之言驗矣一個普河者方卒一個復以濟河激射妙絕方信前下濟河二字有意

此二節連讀上節極寫季武拜師極其推崇極其感謝分明借力救死忽然志却本來面目作器銘功真覺無謂前云小國之仰大國後云小國幸於大國兩兩對看季武清夜自思當亦啞然而笑矣

議論文字必有虛實兩層此文各以一反一正洗發兩今字通說而相對也前

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句請見弗內請後曰鄭

甥可特真羞面見人矣其母鄭女○著張慮直慮二反甥子二月甲寅卒

而視不可舍目出故宣子盟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

主猶視大夫稱主欒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懷子

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

瞑受舍嗣續也○桓譚以為苟偃病而目出初死其

之耳宣子出曰吾淺之為丈夫也自恨以私待人

○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為懷子之言故也欒魴欒氏族不書

兵并林父不別告也經書夏從告

○季武子如晉拜師謝討齊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代

偃將賦黍苗晉且自功黍苗詩小雅美召伯勞來諸侯如陰雨

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

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

六月尹吉甫佐天子征伐之詩以晉侯比吉請問季武

甫出征以匡王國○膏雨如字常膏古報反林鐘律名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鑄鐘聲應

林鐘因何從得之只一起句已見陽秋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子

以爲名子

一層論是非以禮字作提後一層論得失以亡字作然而前用三排後用四章法相配前整後散意足而味濃季武若為已銘無關輕重猶之可也今日銘魯功則得失皆國受之矣文說三項先定論進天子說次切論猶平說諸侯大夫次中說并略去稱伐車前詳功而極言借力救死之可耻末更轉到昭所獲以怒之之必下非惟不必銘亦不敢銘矣

何以爲銘若之何銘之本兩兩對說而前用作然後用作轉乃照應參差入妙處凡文字前散後整者易好前整後散者難工大抵整用輕筆散用重筆今散處

曲折濃厚手整處則讀者精神轉增矣此篇是也

前半層叙後半正叙原叙中間夾議正叙中間夾斷章法蓋相準也前從變式屬牙說到東太子光後從微逆光說到殺戎執牙亦以一順一逆爲章法

銘德不銘功。補正邵氏曰：令猶令龜之令，言以德布于銘也。諸侯言時計功，舉得時動有功則大夫稱伐。銘其功。今稱伐則下等也。從大夫可銘也。伐之勞。今稱伐則下等也。故正

義諸侯之銘當言時計功魯之伐齊也借入之力功非已有妨民農務不可謂時二者既無可稱唯有從行征伐得稱勞伐耳若稱伐則大夫計功則借人也之例于三者爲下等不足爲功美也。借音力也。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一音情亦反。

伐小取其所以作彝器。彝常也謂鐘鼎爲宗廟之常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以勝大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武城傳。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鬻聲姬生光以爲大子。兄子曰姪顏釁皆二姬母姓因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諸子諸妾姓子者二子皆宋女。補正曰房玄齡管子註諸子內官之號此作諸妾姓子及哀五年諸子鬻聲。

仲子生牙屬諸戎子。屬託之。子請以爲大子許之。齊侯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廢嫡之常。間諸侯難。事難成也。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列諸侯之會。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謂光已有諸侯之尊而以難犯不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鬻聲姬生光以爲大子。兄子曰姪顏釁皆二姬母姓因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諸子諸妾姓子者二子皆宋女。補正曰房玄齡管子註諸子內官之號此作諸妾姓子及哀五年諸子鬻聲。

左編
齊靈一養廢立愛我牙適以害我牙猶
可言也假手于崔杼以神廢立之恩而
釀淫昏之禍不可信也

敘事後二姬說入于我子用重筆故此
處獨用斷語

殺我執牙作兩番處分即以分應前半
此自然之結構也

於四月丁未突起得妙以其善于伐秦
也六月丁未插帶得妙月日都用虛字
乍穿似此敘法絕去呆板之病左氏真
開後人無限法門 此法前已屢用此
處尤為一氣呵成

以其傅牙也前戎于道云光殺此則竟
云行殺已枯寵而擅權撫楹之堅冰現
矣

此篇是挿叙法首尾是正傳中一段乃
旁傳也提一專字應一專字本文已了

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
之東鄙

使高厚傅牙以為大子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

微逆光林微服迎疾病而立之光殺我子終言尸諸

朝非禮也婦人無刑無黜刑之刑雖有刑不在朝市

謂犯死刑者猶不暴尸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經書七月辛

後赴莊公即位大子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

易已衛奔高唐以叛光謂衛殺公易已高唐在祝柯

晉士句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禮之常不必待君命

於四月丁未於此年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范

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十四年晉伐秦于

之濟蟠見諸侯師而勸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

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以行
葬禮傳言大夫有功則賜服路

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灑藍齊

色買所地○灑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傳解經不言

綺二反崔杼殺而為

文 國討
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專○句○括○敘○備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

下特為子革子良之用作註脚看他轉
轉灣灣清漪楚絕有筆法

于正傳却寫得簡徑于初傳却寫得詳
細非輕主而重賓也出色寫陪賓正是
出色寫主人看司徒孔實即云云便見
子孔不惟害其身併以其族而專之
為禍烈矣此從主插賓即從實見主之
法不解此秘鮮有不流于喧奪者耳

分一過合一過又分一過以合一過前
合用雙句後合用單句前合從賓合主
後合從主合賓而總之前三層都歸結
在後一層也須看其極詳中仍有極簡
之妙在

唐錫周曰此証專欲難成也故首句便
下一專字結處叙于展當國見當國一
位如同傳舍不能久據也叙于西聽政
子產為卿見死灰復燬十年前事如同
一夢也子孔費盡心機畢竟難逃顯戮
能殺其父于生前不能禁其子從政于
身後死而有知不亦悔不可追也哉凡
事類然胡可勝嘆

諷斥必得整句。叙事方有片段。

十年尉止等作難西與純門之師前年子孔召子孔

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楚師至純門子孔

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

夫專也亦以國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子然子士子

孔圭嬖之子也宋子圭嬖皆鄭穆公主嬖之班亞宋

子而相親也也士子孔亦相親也信之四年子然

卒鄭僖四年簡之元年士子孔卒魯襄八年司徒孔實相

子革子良之室司徒孔與二父相親故相助三室如

一言同故及於難故二子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為

右尹子革即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

卿簡公猶幼故大夫當國

齊慶封圍高唐弗克風沙衛以冬十一月齊侯圍

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衛下與齊侯語號胡問

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齊侯以衛告誠揖而禮

死故不順齊侯之揖而還登城聞師將傳食高唐人殖綽工偃會夜

繼納師因其會食二子齊醢衛于軍正曰二子因正無備先

三節為一篇首尾兩城正相對也兩懼字一在城下一在城上尤見照應順逆轉換之妙

○城西郭懼齊也前年與晉伐齊又鑄其器為鐘故懼○齊及晉平盟

于大隧大隧地闕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齊晉平魯懼齊故為柯會以自

固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四章曰控于大邦誰因誰極控引也取其

欲引大國以自救叔向曰肸敢不承命肯以盟服故

助說見文十三年許救○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林言齊猶未服于晉

不可以不知所懼乃城武城

○衛石共子卒石買之子悼子不哀石惡孔成子曰林衛大夫

是謂斃其本斃猶拔也○斃求月居月居衛三反正義曰斃倒也樹倒必拔根故云拔也

必不有其宗為二十八年石惡出奔傳

經戊申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向莒邑○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澶淵

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汗此衛地又近戚田○汗音紆○秋公至自會無○仲孫

速帥師伐邾○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莊公蔡公子履

出奔楚燮母弟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稱弟明無罪也○叔老

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無○季孫宿如宋

八兩語而字字對流水法也

前年督揚盟大毋使小莒數伐魯而因也此盟以平是魯小莒矣甚矣魯之弱也

此是兩人合傳體凡叙兩層斷一層第一層正叙其事用雙起第二層補叙一推其志一述其言本可連寫却將解經作斷橫插于中遂成造對章法此于整齊中故作參差否則叙與斷處處板寫到底成何結構耶

兩頭叙中間斷此法自克段篇後不一而足然只是一事一斷小作間隔此篇獨以兩事分對兩頭而以兩書法安在中間作承上起下樞紐尋常佈置不謂于此更出一奇

二十二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

盟故也莒數伐魯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解之故二國自復其盟結其好

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齊與晉平

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驟數也謂十五年十七年伐魯

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既盟而又伐之非

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此將蔡當一活物看奇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

弟也故出奔楚與兄同謀故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偏

二慶陳卿恐而分得此便申為一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同欲之晉

公子黃出奔楚奔楚自理初蔡文

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先君文侯父莊侯甲午也踐土盟在

僖二十八年宣公晉不可弃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

文侯微發無準楚人使蔡無常無準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

不能而死不相能也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

與民同欲也罪其違眾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

稱弟罪陳侯及二慶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

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為二

年陳殺
二慶傳

齊子初聘于齊禮也。齊魯有怨朝聘禮絕今始復通故曰初繼好息民故曰禮

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向戌聘在十五年 褚師段

逆之以受享。叙享變調下公享之句也 賦常棣之七章以卒

武子賦也。武子賦也 章以卒盡八章取其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宜爾室家樂爾妻孥言二國好合宜其室家相親如兄

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燕麗之卒章。麗 魚

詩小雅卒章曰物其有矣。公賦南山有臺 南山有臺 維其時矣喻聘宋得其時 詩小雅取其樂只君子邦家之基邦家之光喻武子奉使能為國光輝

也。去所 辟席

衛甯惠子疾名悼子。悼子 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

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林 遂

公在十。君入則掩之 掩 惡 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

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餒 餓 悼子許諾

惠子遂卒。考終 猶 為 幸 兒 為 二十六年 衛侯歸傳

經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林 是年十一月庚子孔 子生何休註作己卯歲

亦云是年有兩日食必非大聖生年甚是。公如晉

春秋左傳 襄公

賦魚

七

此節只寫一武子報聘復命事而去有享有賦詩歸亦有享有賦詩須寫得變換為妙然後大約都在後半此偏于前半先用拗曲之筆蹊蹙一新語至下文自然水到渠成矣

宛轉床褥字字哀鳴想到明有人非幽有鬼責着看不堪回首此文便為子載造惡到盡頭時寫一供狀使人讀之又可笑又可憐也

唐錫周曰僉壬恣為非禮絕無顧忌及至將死半昔狡獪分毫都寫不着心上便有兩種極苦腦處勝似殺勝似割也一是想起國家有吏官要替他立傳書名表揚萬世一是認煞死後有鬼神要與他通盤打算不知如何發落此兩種苦惱都是無處躲閃者憂之則無益疾之則已遲而真態畢露矣甯殖此時如是如是 妙批暢快之極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以邑

出為叛適魯而言來奔內外之辭○漆木或作冰林于是公猶在晉季孫宿納之也○夏公至

自晉無傳○秋晉欒盈出奔楚盈不能防閑其母以取奔亡稱名罪之○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無傳○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

之無傳○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商任地闕

傳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謝十八年伐齊之師

鄆水之田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庶其邾大夫李武子以公姑姊

妻之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寡者二人正義曰襄公成公之子成公即位二年已令太子公

衛質楚則衛年十五六矣成公即位之初已三十有餘計至于今七十許歲其姊雖存安可以妻庶其耶

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

盍詰盜作由是解已起不可不能兩意矣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

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

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

盜吾謂國中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

此絕妙辯駁文字極痛快又極風趣理明辭達在左氏另一種鬆爽筆墨

按正義或曰川女傳有節姑姊謂父之姊也此云姑姊是父之姊也又耳故正義

計其年辨或說之非所為云

接口劈立二柱以下層層分預先肅說

一遍然後再用實說虛說則兩意雙承

實說則先說不能後說不可總以一順

一例往復回環為章法又不能就勢

上說不可就理上說從勢轉到理則道

理更進一層文亦更緊一步此立局命

意之精也

只一詰字分出不可不能兩樣却一順

一倒包詰字在中句法圓密至此突然駭人下文層層解釋方知奇談而有至理真妙筆
妙在季孫亦緊接不可不能先作駭難便令滅孫答語一反一復持才刺盾愈覺鬆快煞人
若大盜禮焉以下視說得妙數說得妙

上之所為一段反反覆復明快無比喉間格格不吐者熟此自知吮毫而出也

文亦前發後散格引書辭繁不殺政以此重疊之筆令通體相配耳

歸重信壹作結乃夫子荀子不欲宗古陳南園曰起處雙峰聳筆中間逐層環抱引書作結迤邐而地來得突兀去得安閒

唐錫周曰高談雄辨驚四筵俞寧世曰節季康患盜一節書古而出之以跌宕篇吹士會相晉接句云于是晉國之盜逃歸于秦庶其來奔接句云于是魯多盜皆左氏着意下筆處

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使食漆

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

邑其次阜牧與馬給其賤役從阜至牧凡八等之

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

聞之在上位者灑濯其心壹以待人執度其信可明

徵也徵驗也○灑灑禮反林洗濯其利慾之私心專壹以待乎人其法皆一度於信前後所行皆可

明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

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

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

茲逸書也茲此也謂行此事當念茲使可施之於此今大禹謨釋茲在茲謂除也

顧已得無亦有之音字名言茲在茲名此事言此事亦皆當令可施於此允

出茲在茲允信也信出於此則善亦在此惟帝念功言帝念功則功成也將謂

由已壹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言非但意念而已當須信已誠

至○林誠信之道由已專壹而後念功則功可成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

必書重地也重地故書其人其人書則惡名彰以懲不義

○齊侯使慶佐為大夫慶佐崔村黨復討公子牙之黨執

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三子齊公
族言莊公斥逐親戚以成
崔慶之勢終有弑殺之禍

○夏楚子庚卒楚子使遠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豫杜力反教後子世系引諸說為叔教子

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弱政教微國不可為

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

而寢繭綿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瘠瘦而血

氣未動疾乃使子南為令尹于南公子追舒也為

○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桓子欒廩范鞅以其

亡也怨欒氏十四年欒廩疆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

與其老州賓通欒祁桓子妻范宣子女盈之母也幾

亡室矣言亂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

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桓主曰吾父逐

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謂宣子不為歷責怒又與吾

同官而專之同為公族大夫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

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言宣子專政盈其

欲以死作難

病者粧得極像醫者看得極真妙在兩
邊都用簡鍊之筆若後世神官家不知
添幾許俳優矣
三句都以而字一轉為章法

此傳樂盈出奔楚事起結兩段是正傳
中兩段是插叙乃寄傳也就正傳論首

段追叙樂盈出奔之由由于宣子內忌
謬聽其女又不明正其罪而以討逐之
頗為冤獄故末段以王語尤而效之作
斷結筆墨極隱顯互用之妙就寄傳論

先以一殺一囚總提下以一順一逆分
承而後以一筆總結繳合正傳然于和
大夫口中着子欲善語于叔向母口中

着國人多龍語一甚明諷一是暗刺都
着眼宜于此從窺見主一定之法而用
筆尤深細不露此又一絕妙合傳文字
章法最整而完也

欒祁以母愬于必以乃弟作証故先着
以其亡也怨欒氏一筆為寵報同官作
張本而實以宜子為主故欒和口口范
氏專政而結穴在懼害于主范鞅為微

用輕筆宣子信之用重筆賓主詳略有多少手法在

以母恩子何以取信看他口口吾父便

見彼知有父吾豈無父者耶用代字訣

併傳不言之神是何等描寫好施多

士遠為鴈曲沃伏版亦已透起中兩段

矣無一閑筆

殺十人即所謂士多歸之者也獨因三

人宣子亦原有分寸在十三人只叙

兩人又恰好是嫡親弟兄蓋與正傳母

子甥舅相映成章也末段并牽引祖孫

父子結構故自領密

俞寧世曰多士是變氏亡族之春問多

士何以亡族曰咎在好施好則苟且無

行之徒聚而忠直踈矣觀後篇州綽邢

刑等皆勇力之大譏主于邪以亡其族

者叔虜其一也若至叔向不請樂耐不

謝祁奚孫特獨立者其肯入樂氏之黨

乎然則懷子之士皆烏合之眾如川文

陳稀類當時雖無樂耐之跡樂氏未必

不為亂特范氏不當聽讒以報怨耳迨

神奚一言宣子即脫其胸中涇渭原明

文叙范氏在公私之間叙樂氏在順逆

之介獨表祁奚叔向一段有精神有氣

色見樂氏親小人而遠君子范氏固有

罪而及無辜其失皆見末段樂盈告周

叙其祖父功罪見存亡各有所自是又

左氏借勢以作結構之妙也

叔向一段自作一篇結構分兩半讀上

半都用輕筆下半全用重筆重筆固佳

其輕筆乃尤妙也

叔向兩引詩不用詮釋只以知也覺者

左傳

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好兄弟各有病也

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

卿下軍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著晉邑在外易逐

樂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祁豫董

叔祁師申書羊舌虎叔羆十子皆晉大夫樂盈之

伯華叔向籍偃籍偃上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

不知乎麗也補正譏其不能保身叔向曰與其死

亡若何言雖因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

雅言君子優游於衰世所以辟害卒其壽是亦知也

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

請叔向弗應出不拜樂王鮒晉大其人皆咎叔向叔

向曰必祁大夫祁大夫祁奚也食邑於祁室老聞之

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其言皆求救吾子吾子不

許謂不應祁大夫所不能也動君而曰必由之何也

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

讐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林言祁大夫之舉賢外

祁午之親其獨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德行直則

肯遺棄于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水火左傳

襄公

左傳

也。借作一點絕不費辭而神理欲活最是引詩妙境其餘如必謂大夫謂大夫所不能也其獨遺我乎不棄其親其有焉都是一色調法所謂輕筆也

上半兩引詩都作熟語語下半便開口兩引詩書以配之上分下合上尾下首章法之變不待言若其既引前言又微往行十世宥之既扶進一步多殺何為又推本一層層層解釋不遺餘力乃所謂重筆也。轉筆自成一段重筆自成一段前轉後重又共成一段如璋如圭分合皆至寶矣

上下夾縫中即以樂王解作轉樞有一筆轉渡之妙。上半以兩詩曰為呼應。下半以兩樂社稷為呼應而弗應不拜不見而歸不告而朝又合上下為呼應。皆所謂如璋如圭者。節大夫引詩書重兩保字與下一不免兩免字相照引古作証以兩賓陪一主一句通說一句單說一句對說筆筆變換有法

叔向之母與欒盈之母薰猶天淵此亦開中相映處。叙叔向詳叙叔虎略人有美惡而文之變化因之亦立言之體也。向母語奇談而有至理後世婦婦其亦有此等大論頭否一笑

天下。夫子覺者也。覺較然正直。晉侯問叔向之罪於

樂王鮒對曰不弃其親其有焉。於是

祁奚老矣。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

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

有謨勳明徵定保。功者當明信定安之。夏書允征

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勳也惠訓不

倦惠我。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

不免其身。以弃社稷不亦惑乎。繇而禹與

以父罪。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大甲湯孫也

廢其子。尹放之桐宮三年改悔而復之。管蔡為戮周公右王

而無恨心言不以一怨妨大德。東應。分。明。識。其。不

言兄弟罪。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子為善誰敢不

不相及。私意。用。事。也。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共載

公。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入見

不告謝之。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不使

明不為己。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言非

地多生非。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敝

常之物。衰

妬字當屬下句單以龍蛇為禍故不使也若屬上句則概及生平看壞了賢母

林注我又何愛於此言而不使見汝父子乃使叔虎之母往視其父之寢序

未段遙接山奔楚樂盈一篇之主固應詳叙一二然盈之罪狀即見丁辭行人語中而宣子之失亦即見于王語中蓋借此收拾通篇不但為樂盈作補傳矣

左氏常有就文結事之法以議為斷固史家旁見側出之大凡也

補正以守至為晉侯引玉藻諸侯之於天子曰某上之守臣某愚謂依杜註方與前文有情不必拘也尤而效之則杜註尤晉之說次親切蓋此篇着眼總在范宣子耳

逐層生意亦左氏擅場

壞也龍蛇國多大寵六卿專權不仁人閔之不亦難乎余

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樂懷子嬖之

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樂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

辭於行人王行人也曰天子陪臣盈天子日陪臣得

罪於王之守臣范宣子為王所命故日守臣將逃罪重於郊甸

重得罪於郊甸謂為郊甸所無所伏竄敢布其死

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輸力謂輔相晉國以翼戴

天子亦天子其子繁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

不奔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大君謂天王若奔書之力而

思歷之罪臣戮餘也罪戮之餘將歸死於尉氏尉氏討不

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布四體言無所隱王曰尤而

效之其又甚焉尤晉逐盈而自掠之是效尤使司徒禁掠樂氏者

歸所取焉使侯出諸轅轅侯送迎賓客之官也轅關在緱氏縣東南

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即位三年始來見公

會於商任鋼樂氏也禁鋼樂盈使齊侯衛侯不敬

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與也

政須禮。政身之守也。政存則身安。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而行。

以亂也。為二十五年齊弒光。二十六年衛弒剽。

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四子晉大夫皆欒氏之

黨也。欒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

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言不為已用。王鮒曰。子為

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言子待之如欒氏亦為子用也。

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林雄猶勇也。

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

二子鳴。十八年晉伐齊及平陰。州綽獲殖綽郭最。故自此於雞鬪勝而先鳴。莊公為焉。

爵。設爵位以命勇士。補正陸氏曰。爵酒器。設之以觴勇士也。殖綽郭最欲與焉。

自以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追還於門中。識其枚

數。識門板數。亦在十八年。枚亦作版。按十八年。註枚謂馬鬪。此云板數。正義云。二枚不同。按以枚數。闔板數。即枚數也。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

臣為隸新。言但為僕。隸尚新耳。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

而寢處其皮矣。言嘗射得之。

經。庚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無。夏四月。

此語遂為千古忘怨用賢之準。出口輕快。亦可人。往後處亦以順逆為法。

標一雄字。以下便都從此點染生情。是一首嬉笑文字。

兩段都以然字一轉。補作章法。前二子在句末。後二子在句首。左氏順逆一定句法也。

前語猶醜藉。此則太刻露矣。亦該所謂因其可狀而狀之者也。

命寧世曰。再合諸侯。銅一大夫。何其多事。則以其黨多男故也。然欒氏之勇。宣子不能取之。子范而晉君之勇。莊公不能用之。子齊雖曰錮焉。奚益。文雖戲筆。諷刺良深矣。

筆而已。換筆者何。勇則雄也。勇則雄也。故一貫也。

春秋左傳卷之六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近小人貪而多

正義曰：經書云：公至自會，則武仲與魯之守卿遣武仲，魯之守卿遣武仲，魯之守卿遣武仲。

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

將罷還魯之守卿遣武仲，魯之守卿遣武仲，魯之守卿遣武仲。

仲為公謝，不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

御叔大敏，故不書。御魚曰：焉用聖人？

已雨，行何以聖為？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

其

山嘯傲，則笑簿書之為拙。泄泄聲，口古。今一轍，不知人人縱飲公事，將以誰屬？穆叔此舉可為警惰良箴。

此篇合絕秦執訊兩文筆法而成。前半詳寫朝楚緣故，預為末段翦為仇讐伏線。前三禮字後三命字，暗暗呼應。蓋婉轉中有縱擒存焉，却又不露圭角，可以得潤色之大凡矣。

首段從朝晉說到朝楚，以楚人猶競，句為眼次。段從朝楚說到朝晉，以楚亦不競，句為眼。其欲從楚也，則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說得，晉如許大方，其欲從晉。

言御叔不國之蠹也，令倍其賦。古者家有國邑，故以重賦為罰。傳言穆叔

能用。正義曰：周禮大司徒云：凡建邦國，三小國貢重，三中也。小國貢輕，三之也。是以諸侯之國貢王之差也。可動取云：凡饋賫地三之，食則諸侯之臣受其美邑者，亦當三分之。而歸於公，故云古者家其國邑。言國邑為之之家有貢於公者，是賦之而貢三也。

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

鄭卿官也。公孫僑，子產。正義曰：春秋官名變改。周禮無此名。按孔子誅少正卯，是魯亦有此官。

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

即位年之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

事不禮於寡君。言朝執事，謙不敢斥晉侯。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

年六月朝於楚。因朝晉不見，禮生朝楚心。晉是以有戲之役。

王肅

春秋左傳

卷之六

五

也。則曰謂我臭味何敢差池。說得晉如許見愛。似此用筆無不達之意。無難措之辭。三段單叙朝晉。却用簡括之筆。與上二段詳略各別。最是變換妙處。若亦用重筆。反嫌運局欠靈矣。末找出。不朝一層。尤見補筆之妙。蓋得此乃意到而氣足也。

謂我不共是暗代法。謂我臭味是明代。法猶競句在暗代句之上。不競句在明代句之下。兩兩相配。既參差又整齊。左氏大略如此。

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一路散散而來。此處忽用對句束住。段落絕佳。前半零敘末段總發。零叙則用參差總發。則用整齊譬遊名山轉一境。輒臻一妙也。又零叙前偶後奇。總發前奇後

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林是年冬楚伐鄭。而曰申禮蓋飾詞。敝邑欲

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

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

觀釁於楚。實朝言觀釁飾辭也。言欲往視楚知可去否。晉於是乎有蕭魚

之役。在十年。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

晉鄭同。而何敢差池。差池不齊一。差初宜初佳。楚七何三反。池直知徒何二反。

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土地所有。重之以宗器。宗廟禮樂之器。鐘磬

屬。以受齊盟。齊同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朝

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石孟石奘。林蓋飾詞也。其實鄭使石奘

告絕于楚。溴梁之明年。此何乃戲。設蕭魚之變文。前用。作然句此。溴梁在十六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

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酒之新熟。重者為酎。嘗新飲酒為嘗酎。酎直又反。

月令孟夏天子飲酎。用禮樂。鄭註。酎醇也。重釀之酒也。春酒至此始成。補正。傅氏曰。嘗秋祭。酎三重

醇酒。漢書景帝紀。高廟酎。張晏曰。正月且作酒。八月成。名曰酎。武帝紀。酎金。服虔曰。因酎而諸侯獻金助

祭。與執燔焉。助又燔。閔二年。閔君將靖東夏。謂二十年澶淵盟。閔去

聲。又四月。又朝以聽事。期。先澶淵二月往。朝以聽會期。不朝之閔

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

偶相準立格以變為整者。兩若字兩其字一反一復對東有力無日不惕豈敢忘職一放一收敵邑是懼敢忘君命亦一放一收起結又相應成章處處細密也。

俞寧世曰孫月峰評此文叙事調法祖子家告趙宜子又間用呂相絕秦法細玩誠然此與子家書又有別彼前辨貳楚二字此當辨徵朝二字蕭魚以前兼事晉楚晉人來故宜也其後一意事晉然朝為鳴為從無敢不共一不朝而指為口實則小國懼矣此其針鋒相對處文腴而鍊真是雙璧。

極得夫子宗旨宜其得交于夫子也。

貴而能貧生不在富保身保家千古藥石之言。

富貴二字大都合說平說此獨分在首尾而側重富上着意在歸邑也極共二句反輕故君子單斷其善戒文貴一錢如此。

不虞荐至也。荐仍無日不惕豈敢忘職也。揚懼大國若安。

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言自將往若不恤其患不須來名。

而以爲口實。口實但有其實而已。正義曰但有微貴之言實出于口也服云實譴讓也。

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讎。翦削也謂見剝削不

堪命則。敵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

圖之。傳言子產有辭所以免大國之討。

○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

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

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

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

弃也弗能久矣。爲二十五年齊弑其君光傳。

○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黑肱名室老宗

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

以少牢。四時祀以一羊三年盛祭以羊豕殷盛也。

大夫有功或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

得禘禴也。注意富字。

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

前鋼藥氏是說此復鋼藥氏便是專指矣齊其有觀面目也夫

此篇兩事相承相對而相反三泣不能全父子之恩三國獨能全朋友之義父子傷而君臣亦傷朋友全而君臣亦全有幸不幸處人倫之變可以觀矣

本是子南子馮合傳却一邊純寫弃疾一邊詳寫叔豫寫弃疾似孝而寔愚寫叔豫以請行其立此子南之所以見殺而子馮之所以得安也觀叔豫而弃疾不能執諫之罪已明觀子馮而子南不能納諫之失亦見此又以下形上格雖通篇叙而不斷而斷即存于叙事之中激射絕妙

不實寫兩人如何性後都只就有寵多馬教入亦從實見主法讀至結句見此事極易擺脫而弃疾之不得為叔豫也惜哉
上段議論多于叙事下中叙事多于議論上段用整齊下段用參差相進而立以變而適均也
弃疾兩番說話只是一個道理前從不

左肅

春秋左傳

卷六

三

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已伯張卒君子曰善戒

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詩大雅侯維也義取

慎法度戒未然

○冬會于沙隨復鋼藥氏也晉知樂盈在齊故復錡也樂盈猶在

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為明年齊伐晉

傳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

言子南偏寵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弃疾為

王御士御王車者王每見之必泣弃疾曰君三泣臣矣敢

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

爾其居乎問能止事我否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

刑臣亦不為痛哭請死而免安之誅乎王遂殺子南於朝觀起於四

竟轅車裂以徇子南之臣謂弃疾請徙子尸於朝欲犯命取殯

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不欲犯命移尸三日弃疾請尸王許

之既葬其徒曰行乎行去也曰吾與殺君父行將焉入

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讐吾弗忍也於事是讎於實是君故雖

春秋左傳

卷六襄公

壹

居轉出不洩所以成父之殺後從不行
轉出不臣所以成已之謚前併說後分
說都以兩意往復成章法者 有以弃
疾之死為當移之諫父者乃後人所以
責李璋者也然玩洩命重刑語則此時
弃疾亦無從脫身見矣其失乃在令
尹不能盡所知也句內平且能以死爭
庶有望耳噫若叔豫者乃幸而得之于
子馮也已
叔豫一弗慮一入一遂歸三番做作跌
出後語方覺驚心動魄一字千金若容
易出口直付之老生常談耳然非子馮
兩從一見求教甚迫亦安能生死肉骨
相得至彰也哉

如疏本作
歸

如則可不然請止亦以兩意反復句法
與前半正相對
通篇敘事中夾用描寫及斷制筆法有
描寫則致活有斷制則局鍊史家要訣
盡在此矣

一奪一殺厥罪維均而處分輕重懸絕
蓋子展志在抑強扶弱不嫌偏枯也然
前用對叙後用對斷一請舍類一無昭
惡雖着語多寡不侔而章法固極整矣

謂讎而遂縊而死與末句對看得失相去奚啻天淵復使遠子馮
不敢報其父失君臣之義

為令尹公子齮為司馬屈建為莫敖屈建子有寵於

遠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

應而退從之於人中申叔辟遠子又從之遂歸退

朝見之遠子就申日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

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

子言恐與子并罪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

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

遺子惶懼意不在御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

而肉骨也已死復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夫子謂申

子謂以不然請止止不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辭遣

○十二月鄭游販將如晉游販公孫蠆子未出竟遭

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舍止其邑丁巳其夫攻子明

殺之以其妻行十二月無丁巳丁巳子展廢良而全

大叔良游販子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

苟請舍子明之類子明有罪而求亡妻者使復其所

使游氏勿怨鄭國不討專殺之人所以抑強扶弱臨時之宜曰無昭惡也交
則父之不修益明也

不熱前土亦以兩意又財何越
與前年五昧謀
嚴嵩除中夾用謀謀文趨歸筆也亦
辭官領選承旨瀾歸領風難史察妻婦
盡其曲矣

左編

錢塘 馮李驊天閑 評輯
定海 陸浩大瀛

同學 錢塘范允斌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參評
同懷杭州陸 德吳阜

馮張孫近潢
翼孫念詒 校輯
允孫思蔭
男 陸麟書素文

春秋經傳集解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 馮李驊天閑增訂

襄公四第十七

經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無傳
三月己巳杞伯句卒五同盟○林孝公卒弟文公姑容立○夏邾界我來奔無傳○
無傳界我是廢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來奔故書○葬杞孝公無傳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書名皆罪其專國叛君言及史異辭無義例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諸侯內之曰歸黃至楚自理得直故為楚所納

晉欒盈復入于晉

以惡人曰復入

入于曲沃

兵敗奔曲沃據曲沃眾還與君

爭非欲出附他國故不言叛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兩事故言遂

遂何齊始伐盟主也自袁婁以來齊世從晉於是始叛則晉伯衰而諸侯貳矣晉之衰諸夏之憂也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豹救晉待命于雍榆故書次雍榆晉

地汲郡內歌縣東有雍城

林次而後救匿其救之之形也救而先次宜其救之之聲也自救晉而天下益多故矣盟于宋而南北之勢成會于申而淮夷至

戰于雞父而吳之敗者六國於越入吳春秋終焉蓋于是焉始故謹而日之也是故自救盟主他救皆不

書如昭二十一年晉以諸侯之師救宋三十年楚救

徐之類皆不書以為不足書也

己卯仲孫速卒

孟莊子也

亥臧孫紇出奔邾

書名者阿順季氏為之廢長立少以取奔亡罪之

晉人

殺欒盈

欒盈不言遂者閒有事

秋書襲者此特筆也

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

悼夫人晉平公母杞

孝公姊妹

平公不徹樂非禮也

徹去禮為

鄰國闕

禮諸侯絕期故以鄰國責之補正曰杞孝公晉平公之舅尊同不降當服總麻三月言

母喪之而不徹樂不但無潤陽之情直無寒泉之思矣妙又不從正義作斷却處開扯一淡語尤覺言有盡而意無窮

甫能殺人遂為人殺所謂命不於常也
結斷緊切

殺得出于不意叙事亦最駭疾與之相
稱筆石化工

趁便帶入納公子黃一筆歸結一案再
抽筆斷結一案凡事有兩案而賓主不
同者都用此法

此篇以納曲沃始奔曲沃終前後以天
字為眼目分作三段讀

首段叙樂盈入晉事蓋載而來帥甲而
去夜而見晝而入既有密謀復得人助
似可有成而無如其逆天何也蓋齊午
一言已定一篇之局矣凡文有先斷後
叙者此類是也及其士伏末段因獻
子領中段通融也紫若網在綱
自藩載至伏觴筆筆寫得機密之至自
樂作至徧拜筆筆寫得愆愆之至蓋居
然一勒敵矣
咀華云此等皆從樂盈親眼看見親耳
聽見故妙愚謂其神理全在盈出徧拜
之接得緊而活也

左肅

隣國之喪且猶徹樂
而況于母之兄弟乎

陳侯如楚朝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名之
二慶

寅也二十年二慶譖黃黃奔楚自
使慶樂往殺之慶

理今陳侯往楚乃信黃為名二慶
二慶之族二慶畏慶氏以陳叛
因陳侯在楚而叛
誅故不敢自往之不書叛不以告夏

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
治城以距君板隊而殺人

役人相命各殺其長
慶氏忿其板隊遂殺築
遂殺慶

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
肆放也肆即肆赦之肆
故書曰惟命不于常
周書
康誥

林註不可放在人上非

言有義則存
無義則亡
可謂得也

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樂盈
及其士
使若媵妾在其中
納諸曲沃
樂盈邑也補
正傳氏曰曲沃

晉祖廟所在蓋諸卿分掌公邑而此邑屬樂氏按
後以曲沃賂魏舒則即以宗邑為采邑未可知也樂

盈夜見胥午而告之
胥午守曲沃大夫
對曰不可天之所廢

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
集成也
知音

智又
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

咎焉
言我雖不為天所祐子無天咎故可因言雖
事不集而死乃我自不為天所祐非子之咎也

春秋左傳

卷之七襄公

三

次段叙魏氏為樂所因而王鮪強取之末段叙督戎為樂力臣而斐豹擊殺之趙乘之公魴傷樂覆而天之所廢終不能與矣兩段各以初字提頭一樣追叙賂曲沃奔曲沃亦相對作段落合首段蓋一頭兩腳格看來兩段以中段為主故叙議特加精彩

文字各有片段如中間申說因魏獻子處雖插叙五家却以魏氏為主故以私焉作提與之作然又排叙用錯綜法而以兩怨樂氏為眼目末以一與之賓主相形成前偶後奇章法參差中仍自整整有條也
唐錫周曰若出他人手當云或告宣子曰樂氏至矣接得非不佳然欲轉到樂王鮪未免另起頭緒文妙在先嵌入王

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晉午匿盈而飲其眾樂作午言曰今也

得樂孺子何如孺子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

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謝眾之思已四月樂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

入絳獻子魏舒絳晉國都初樂盈佐魏莊子於下軍莊子魏絳獻子之父

獻子私焉故因之私相親愛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樂氏成

年莊姬諧之韓趙方睦韓趙方睦韓起讓趙武故和睦中行氏以伐秦之

役怨樂氏十四年晉伐秦樂賢違荀偃命曰余馬首欲東而回與范氏和親

范宣子佐中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悼子知懿之子荀盈也少

年十七知氏中行氏同祖故相聽從正義曰十三年傳荀盈卒十四年傳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年當十六言十七傳寫誤也知悼子荀首之孫中行吳荀林父之曾孫首是林父之弟首為知氏林父為中行氏是同程鄭變於公鄭亦荀氏宗正義唯魏氏及七

與大夫與之七輿官名服虔云下軍輿帥七人與車不應曲附樂氏樂王鮪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樂也按此亦太泥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桓

樂王鮪鮪音附且樂氏多怨子為政樂氏自外子走如字一音奏

鮒侍坐然後徒接樂氏行文至此煞有苦心

強取注疏讀其文反下注同

此段走回宮是實故先安頓用輕筆強取魏氏是主故後詳寫用重筆下文趁乘命驅等皆所謂權也寫得字字警動之極

因克亂在權一番議論連墨衰婦輩亦寫作王鮒調撥皆文字唯恐單薄不成片段處

一賊字一君字倉卒中正名定分只兩語而使人去就了然
一面如固宮一面逆魏舒一面請驂乘一面遂超乘一面僕請一面之公一面逆階執手一面賂以曲沃寫盡一情事寫倉皇便極倉皇寫機警便極機警織悉畢具筆筆化工

王或庵曰凡接處用提筆最妙文欲勁欲靈平接順通固不足言勁即遙接而無發拔之致亦不足言靈乃遙接中有提後事而後接前事之法如此傳序樂王鮒斐豹是矣悟此方可言提筆

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賞罰為民柄正義曰周禮八

柄爵祿予置生為賞奪廢誅為罰二事分為八名此時臨戰唯賞罰而已故以賞罰言之將何懼

焉樂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

子無懈矣公有姻喪亦恰有此機會王鮒使宣子墨繆冒經

也映成趣正義曰詐為夫人也經書樂盈入在祀孝公葬

後諸侯既葬除服而此猶續經者葬祀孝公書魯使去之日樂盈入當在其前也

以如公恐樂氏有內應距之奉公以如固宮固宮宮

觀備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樂氏欲強取之

矣趨進曰樂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

矣不令前文落空使鞅逆吾子鞅請驂持帶驂乘必持

超乘跳上獻右撫劔左援帶劫命驅之出僕請請所

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進獻執其手賂之以曲沃恐

與已之是還治其人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蓋犯罪沒為官奴以丹

為籍其卷以鉛為軸此古人丹書遺法樂氏之力

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

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

前云落載及其士。又云帥曲沃之甲。正不知有多少。精兵猛將。此處點出三人。寫來與摧枯拉朽相似。暗暗為首午語。下註脚也。於女於天。借作一點。而首尾呼應了。然矣。寫督戎極詳。寫樂魴極略。以樂樂為中。權只叙三個人。而章法不苟如此。

杜註傳言齊侯廢舊臣任勇力。蓋為見弑張本也。作三段讀。首段末段叙也。中段議也。平仲論君。文子論臣。而以論君為主。恃勇力而伐盟主。承上起下。為一篇之大旨。恰作中權。以攝首尾。至首段詳其入末段。詳其事。各以一字兩字。提頭作類叙章法。極其整齊。蓋又出一格矣。左氏叙戰。于將卒奮奮變換。此番只是極寫任勇力三字。便覺軍容十分武怒。絕妙筆情。

言不負要。乃出豹而閉之。閉著門外督戎從之。踰隱而

待之。隱短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

臺後。公臺樂氏乘公門。乘登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

死之。言如今賊矢迫及君屋。女必死之。鞅用劍以

帥卒。用劍短兵接樂氏退。攝車從之。鞅攝宣子或車遇樂樂

樂盈。樂盈曰。樂免之。免當是死將訟女於天。言雖死猶

樂射之不中。又注。法屬矢於弦也則乘槐本而覆。樂樂車櫟槐而覆

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樂魴傷樂盈。奔曲沃。晉人圍

之。魴樂氏族

○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名揚為右。先驅前鋒

申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傅摯為右。申驅次前軍。傅摯申

鮮虞。此二句是中軍也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公御右也貳廣上之登。御邢

公盧蒲癸為右。貳廣公副車啓牢成。御襄罷師。狼遽疏為

右。左翼曰啓。罷音皮。又音彼。一皮買反。肱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為右

右翼曰肱。肱起居。反又音脅。跳徒彫反。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

為右。大殿。燭庸之越。駟乘。四人共乘殿車也。傳具載此言莊公廢舊臣任武力。

語語昭定後文凡九點君字崔杼口中便爾直露殺機文有事在此而意已在彼者此類是也

把君看得直如兒戲晏陳聞此而不蚤為之所亦可怪已

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

臣聞之小國聞大國之敗而毀焉○林開晉有樂盈之禍必受

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文子陳完之孫須無武子

崔杼特撰問也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

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言有急不能顧

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

而又過之弑君之惡過於背盟主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

也況以惡乎自抑齊侯遂伐晉取朝歌朝歌今屬汲郡爲二

隊入孟門登太行二隊分兵爲二部孟門晉隘道太行山在河內郡北行戶郟反一

如張武軍于熒庭張武軍謂築壘壁熒庭晉地補正今翼城縣東南七十五里有熒

庭城正義張謂張設築戍郟郟取晉邑而守之補正今濟源縣西

一百二十里有郟原關唐武德二年置郟原縣封少

水封晉尸于少水以爲京觀以報平陰之役乃還

平陰役在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釐趙勝趙

十八年東陽晉之山東魏郡廣平以北晏釐齊大夫勝音

升一申證反正義東陽之師下文叔孫豹所帥者

由伐衛引入伐晉由將伐晉轉出遂伐晉段落分明結處拖叙一筆蓋隱隱見勇力之不足恃而盟主之不易伐也以芻筆反照收拾通篇大旨掉尾特奇

此篇作兩截讀前半為臧孫廢長立勿後半寫臧孫犯門斬關前為季孫所訪却因愛而得怒後為孟孫所憫且因惡而得盟文中孟孫惡臧孫二句是一篇之提綱美疾藥石一節是一篇之轉板各掌惡臣問盟首一段是一篇之結束逐件叙來串如死線而描寫生動尋轉各首是一首有哭有笑文字

又看此傳臧紇出奔邾事以斬虛門以出句為主前叙公鉏之廢孟孫之讎都是先經以始事後敘大蔡之請孟柳之盟都是後經以終義而廢長立幼着着是皆犯門斬關着着是皆不足一生取缺却于自己口中評論出來亦前案後斷格末以嘆孟椒語作結所謂巧人做事拙人柄一經指破悔不可追借作掉

尾字字傳爽然自失之神矣罪狀在犯門斬關病根在廢長立幼而發機在豐點立羯蹈網在聞戎甲從至如防請後致防奔齊詞愈巧而情愈窮而于紀之書何所逃乎聰明人做犯拙事作者蓋為寫生也

起至出為公字正寫臧孫病根申豐問子馬首尾特與臧孫反照蓋兩人皆善處人骨肉之間者也一則與人父言依子慈一則與人子言依子孝臧孫知此何至作不順施不恕自陷于犯門斬關之矣乎

唐錫周曰舍具出宰結住季氏立悼子季氏安矣然而臧氏危矣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救盟主故曰禮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公彌公鉏悼子

訪于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陪入不直

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申豐季氏屬大夫他日又訪焉對曰

其然將具敝車而行其然猶必爾乃止止不訪于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

為上既獻已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繫之酒樽既新復繫

名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臧孫下及旅而名

公鉏獻酬禮畢而使與之齒使從庶子之禮季孫失

色恐公鉏季氏以公鉏為馬正馬正家愠而不出閔

子馬見之閔子馬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

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所位敬共父命何常之有

言廢置在父無常位也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父寵之則可富正義曰

悼子既為適子將承季氏之後故姦回不軌禍倍下

謂悼子為季氏下為孟孫意同姦回不軌禍倍下

民可也禍甚于貧賤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次舍

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具饗燕故公鉏

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憑空提此二語承上起下絕妙筆法二語一篇之骨不提于起手而留作轉捩乃又一變調也

苟立羯請讎臧氏立幼以仇立幼不必別尋頭緒絕倒

公鉏兩番機鋒字字尖穎有蜻蜓點水之妙然此是行文賓主映帶一定之法或責其以子請父則失之矣

立羯下本可徑接閉門作難却嫌少停頓因叙入哭一番問答令情事行曲有致亦借作束上起下其筆法與前二句正同細看此段不但為此處小小停頓承轉之妙實一篇之中權也蓋武仲若非季孫愛之前不出力為謀廢長立幼後自不至受盟犯門斷斷故子事則臧孫為贍前顧後懼無窮于文則左氏為左顧右盼躊躇滿志緊緊抱定提處二句落筆亦自成一段也

氏富又出為公左宰

臣仕于公孟孫惡臧孫

孫愛之

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

子秩之弟孝伯也

曰從余言必為孟孫

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

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

若專立孟氏之少則弗應已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

于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口秩焉在公鉏曰羯

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

季孫廢鉏立乾云欲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

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

疾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

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

服虔云夫謂孟孫也

與桓十三年傳夫固謂君夫豈不知指鬬伯比二十

六年傳夫不惡女乎指大子夫獨無族姻乎指晉三

十一年傳夫亦愈知治矣指尹何等皆以所斥前

人為夫也按夫猶彼也音扶有作本音解者非

聞戒甲從事事犯抽視前飲酒為客時何等應手即寫承絕倒聞戒甲從已自帶服藥石犯門斬關則竟發狂疾矣究竟美疾中了病根非藥石之罪也

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林此武仲作不順于先今知禍

之將及故有所感而甚哀多涕也其御不解而問據理以答此所以為多知矣孟氏閉門告

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欲為公鉏季孫不

信臧孫聞之戒戒為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

辟穿藏也於臧氏借人除葬道臧孫使正夫助之正夫隨

義曰隨正屬司徒臧為司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

冠而借之者兼士掌之見其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有甲

甲士視作者魯南城東門故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正義曰邾在魯

東南出此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鑄國濟

門最便繼室以其姪女子謂兄弟穆姜之姨子也姪穆

治縣所母之子與穆姜為姨昆弟正義釋親云妻之姊妹

同出為姨同出俱嫁也據父言之子則謂之從母但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

子效父語亦呼為姨故從母昆弟為姨昆弟臧武仲自邾使

立之叔嗣臧賈臧為出在鑄遠舅臧武仲自邾使

告臧賈且致大蔡焉大蔡大龜龜出日紇不佞失

守宗祧遠祖廟為祧敢告不弔不為天紇之罪不

及不祀言應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請為先賈曰是家

補叙臧孫出身并詳賈為立後全因廢立相類特借作映襯史家因此及彼附叙甚多况事本連類乎真天生妙事成此妙文者

一、面告賈一、面來告却將遂自為也。趨
勢帶出手法最簡而捷。
口口說智不足却仍舊處處使乖弄巧。
不但據防末後依然腹中鱗甲印國有
人焉亦原是口吻雌黃蓋罪其跡而未
誅其心也。白要君之論定而終始心折
九京矣。

一路散敘來歸了變作兩賓一主整
整指對之筆熱鬧排場文家最喜掉尾
為其能激起通身神采也。兩賓恰借
應前半篇一主自收應後半篇篇法完
密之至。
唐錫周曰全篇節奏極其緊簇至末忽
出宕軼之句頓覺通體烟波縹渺。
俞寧世曰夫君子處人家國之事正者
未必即禍邪者未必即福李世勣請立
武昭儀而敬業之族即由昭儀郭崇韜
立劉夫人以媚莊宗而殺崇韜者劉夫
人也况季孫父子至情偶然偏愛臧孫
迎其欲而立其少能保其終不變乎。

言以請之亦以消出壽宿憤也

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

請買使為遂自為也此更無更不比乃弟作事費力臧孫如防防臧使來告曰

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言使甲從已非敢私請為其

也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二勳文仲宣叔敢不辟邑據邑請後

為要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人泛

林註防邑其盟我乎謂陳其罪惡盟臧孫曰無辭廢

立少季孫所忌故將盟臧氏季孫名外史掌惡臣而

謂無辭以罪已惡臣謂奔亡者盟首載書之章首正義問盟首焉日周禮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今季

孫名外史蓋魯對曰盟東門氏也林在宣公十八年曰毋或

亦立此官也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文公命立子惡公盟

叔孫氏也林在成公十六年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

蕩覆公室謂諸公與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

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

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干亦臧孫聞之曰國

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孟椒孟獻子之孫子服惠伯

○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

不言之言意在言表。作者以此說經。後人亦須以此請傳。

孟子載華周杞梁云。此處兩人一同載甲夜入。一同先遇賂盟。自應同辭而對。同獲而死。文于華周獨許其却賂之詞。于杞梁獨許其却弔之妻。要是行文不欲犯複。不可偏枯。故作此互見文法耳。作史者大都不出此種剪裁會其意于言外可也。

華周之對杞妻之辭。都以兩意反復相應為章法。有禮有詞。不但善哭矣。

齊侯之田亦美。疾也。臧孫懲涕。羹吹冷。蓋矣。

前後各有抑字一折。即借此相應作章法。

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自外犯君而入非復

晉大夫

齊侯還自晉不入。不入國遂襲莒。門于且子。且子莒邑傷

股而退。齊侯傷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壽舒莒地杞殖華還

載甲夜入且子之隧。宿于莒郊。二子齊大夫且子明隧狹路。還音旋

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蒲侯氏近莒之邑莒子重賂之。使無

死。曰請有盟。欲以盟要二子無致死戰華周對曰。貨棄命亦君

所惡也。華周即華還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

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杞梁即杞殖莒人行成。勝

國益懼。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梁戰死妻行迎喪使弔之

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言若有罪不足弔若免於罪。猶有

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婦人無外事故下猶賤也齊侯

弔諸其室。傳善婦人有禮

齊侯將為臧紇田。與之田邑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

伐晉。齊侯自道伐晉之功。見齊侯絕句。一讀以見字絕句。按後說以齊侯向下為長對曰。

多則多矣。林戰功日多。下多字多少也。抑君似鼠夫言伐晉之戰功。則不為少矣



因近事之得却轉而斷其前事之失悟此文訣則抑中有揚揚中有抑無不如此意史家評斷于美惡互見處又大都不出此種範圍
唐錫周日前篇並不置褒貶却于此篇斷定有由鳴谷應之妙

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正義曰一解鼠不敢穿寢廟

牆以為穴者唯畏人故但寢則近人廟則幽靜何畏之有蓋寢廟間雅鼠不即以爲穴必須穿壁始敢安處是畏。夫鼠今君竟兩兩對說恐

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作起也寧將事之非人也。應以字

鼠如何乃弗與田。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仲尼

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謂能辟而不容於魯國

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逸書

也念此事在此身言行順事恕施也。事當常念如在己身也

經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賀克仲孫羯帥

師侵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既無齊崔杼帥師伐莒大水無八月癸巳朔

日有食之無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子蔡侯

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無陳鍼宜咎出奔楚

子八世孫慶氏之叔孫豹如京師大饑無傳大饑

者

傳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間焉曰古人

議論文字問答亦取相配宣子問一不初穆叔却對兩層故于問處亦特將未

對頓挫出兩番來何謂是之謂一虛一實與下以豹所聞豹聞之一駁一解正相稱也

世祿非不朽文仲是不朽先用突說三立是不朽祿太非不朽後用申說反正各寫兩番總以一順一逆為章法世祿二字尚是周旋語若從上古說來誰非黃炎之子孫其以世家為獨步耶

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句之

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陶唐堯所治地大原晉陽縣也終虞之世以為號故曰自

虞以上堯為唐侯國于中山唐縣後為天子國于晉陽以陶冠唐曰陶唐氏說本正義在夏為

御龍氏謂劉累也事見在商為豕韋氏豕韋國名東郡自馬縣東南有韋城正義商初豕韋彭姓其後乃以劉累之後代之詳見昭二十九年

唐杜二國名殷末豕韋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

邑於范復為范氏杜今京兆杜縣補正竹書紀年成王八年冬十月王師滅唐遷其民於杜晉主

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晉為諸夏盟主范氏復為之佐言已世為典家

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曾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立謂不廢絕其是之謂乎豹聞之

大上有立德黃帝堯舜其次有立功禹其次有立言史佚

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

祊祊廟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傳善穆叔之知言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

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寓寄日子為晉國四

傳善穆叔之知言

此兩事前重後輕格前重故有提有應後輕故一帶便足亦格之變者句法與秦晉麻隧之戰同寓書自作一首妙文讀賄名雙起以下

三篇 卷之三 襄公

申說先極論賄之不可有次極論名之不可無尚是分說生我浚我二語重將賄名申說見無賄方有名有賄即無名不更單然賄字以對針重幣又以無賄為主也辭旨痛切而風調和平法言與言兼而有之辭令之極則

兩聞字與後兩謂字相照所謂名也令德令名不重在名等三代之下唯恐不好名耳論評德以勸君子名以勸小人宜子昂地在君子小人之間故兩路說來自然動聽亦佳

從賄說到武從武說到壞又以公室與君子兩路夾說而注重宣子凡六點字字使人不得言亦終日忘疲矣

筆疾徐相赴節奏最佳

暗煞名字用雙調明煞賄字用單調以譬喻作掉尾筆有餘妍悠然不盡

結出身字單指吾子說蓋不獨壞國以及家矣更進一步言下意深尤妙在只一語便任令之自思語多則反減生趣

無試爾心遠至邇安等語當指此事而言至明年鄭入陳此行可謂一舉兩得矣

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貳離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頓恃用之

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沈滅之言沒一音妹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須令名以遠聞

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旨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詩小雅言

君子樂美其道為邦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對嘆子

夫詩大雅言武王為天所臨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無寧

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浚取也言取我財以自生○浚思後反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焚斃也○服虔讀焚為償言偃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陳

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介因也大國楚也寡君是以請罪焉請得罪於陳也

○一本作是以請罪焉徐上請音情●按周禮條狼氏註大夫受命以出餘事專不復請亦音情也

敢不稽首

為明年鄭人陳傳

○孟孝伯侵齊晉故也

前年齊伐晉魯為晉報侵

○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

舟師水軍不為軍政

不設賞罰之差無

功而還

為下吳召舒鳩起本

○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遠啟疆如

齊聘且請期

請會期

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

祭社因閱數軍器以

示遠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

戢藏也族類也取其族還自害也

○秋齊侯聞將有晉師夷儀之師使陳

無宇從遠啟疆如楚辭且乞師

辭有晉師未得相見崔杼帥師

送之遂伐莒侵介根

介根莒邑今城陽黔陬縣東北計基城是也齊既與莒平因兵

出侵之言無信也○基漢書作丌如淳丌音基古基作丌基亦作育元即古其字

○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晉合諸侯以報前年見伐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

以齊無字乞師

諸侯還救鄭夷儀諸侯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

于鄭欲得鄭人自御知其地利故也○骼鄭人卜宛

射犬吉

射犬鄭公孫

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

此二節連讀既代晉而懼聞將有晉師都非為蘇公悅晉伏脈文子語承上起下不獨指外寇并內奸亦暗照在內觀未特叙崔杼送師伐莒此踰牆之堅未也楚如齊聘且請期齊如楚辭且乞師兩邊忙亂終歸無益而齊侯兵在其頸矣文字須通長讀若只就本文着解便不見得

簡評

楚子伐鄭諸侯救鄭晉侯求御于鄭鄭人卜可見此篇以宛射犬為主兵凶戰危此何等事而以坐外食後之故頓忘部婁松柏之戒雖張輔躒可恨而取曹搏人猶能自免否則與入楚師竟為蕪元之續公孫之巫其與羊斟非人曾得未滅乎哉此卜吉時所不料也已此篇只寫一巫字太叔着意丁寧固明

左傳

春秋左傳

卷之七

襄公

射食亦反

知其亟而戒之也。二子多般做作，亦明知其亟而戲之也。入不告，出不待，亟字正而作，弄得暢快有趣。曩志入，今則怯亟字，假意遮飾得輕巧，入情到此，纔認得公孫之亟。大國不可恃，部婁不可忽，而人果無眾寡，兩人幾為一人所箝也。只得笑而解之，而須教多矣。通體用筆極簡，寫意極工。左氏子極沒緊要，事往往偏寫得神致如生，以自娛，娛天下後世遊戲一，味即小題亦屬聖手也。

踏轉鼓琴，片點兩遍，特寫二子從容閒暇，與亟者相映成趣也。亦便以對繼列頭為章法矣。妙極。以一筆寫兩面而面面皆清，所以為佳。

五點皆字不着一筆，分寫其意，只要脫出皆美。曰亟，一句耳，敘述最簡潔。有法前後兩番往復，都兜裏射犬語在中間，作主腦工，整無以復過。王或菴曰：二子負絕人技勇，激射犬以見已能事，近戲非勝負所關，然楚所以不敢犯晉者，此舉未必非一助。左氏為二子寫，始傳神，毛髮皆動，而先序大叔之言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已伏後案，又曰：部婁無松柏，五字中孕奇，蘇幼萬象包羅。

言不可與等也。欲使

對曰：無有眾寡，其上一也。言在

者有常分，無大小國之異。言在上者猶夫人耳，無

大小之異，正義云：其意言我下鄭卿亦下晉卿，彼若

是卿，我當下之，彼乃大此言愈成其亟

夫，我不下之，語亦未肯。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部

小阜，松柏大木，喻小國異於大國。二子在帷坐射

部，蒲口扶荷，二反婁，路口力侯，二反。時射犬，其不微，張路輔，蹀，帷，然變臉惡極。

大夫外，帳也。○幄於角反。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

而行。廣車，兵車。○已皆乘乘車。乘車，將及楚師而後

從之乘，皆踏轉而鼓琴。轉，衣裝。○近不告而馳之。射

恨故近敵，皆取冑於橐而冑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

禽挾囚。禽，獲也。弗待而出。射犬又不

既免復踏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此射犬不待二子，皆超乘抽弓而射。

胡再不謀。謂不告而馳。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

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亟，急也。言其性急，不能受屈。

○楚子自棘澤還，使蘧啓疆帥師，送陳無宇。傳言齊

○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在此名舒鳩人舒鳩人叛

楚，舒鳩，楚屬國名。楚子師于荒浦。荒浦，舒鳩地。使沈尹壽

欲與共伐楚。

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欲與共伐楚。

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欲與共伐楚。

無信人每多虛文

與師祁犁讓之

二子楚大夫

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

林告無叛楚之事

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遠子曰不

可令尹遠子馮

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

姑歸息民以待其卒

卒終也

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

叛我無辭有庸乃還

彼無辭我有功為明年楚滅舒鳩傳

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言宜咎所以稱名

齊人城邾

邾王城也於是穀維闕毀王宮齊叛晉欲求媚於天子故為王城之據周語

為靈王二十二年計靈王以文二年即位往年毀壞其城故今歲為之城也

穆叔如周聘

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

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為昭四年

叔孫以所賜路葬張本

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

代藥盈也

鄭行人公孫揮如晉

聘

揮子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

問自降下之道

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

然明讓蔑

然明曰是將死矣不

降皆一字拆說有味

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

階猶下人而

已又何問焉

言易知

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

在程鄭其有亡繫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

言鄭

無信人只好騙一遭處若輩只數語已足情理兼到之筆只待其卒三字王者亦有心却滿肚皮是以善養人伯者亦有心却滿肚皮是以善服人君子小人皆以是觀之

程鄭之問不過一患失之念非慮以下人之謂也然明斷其將死而憂大旨全在存人而已又何問焉兩句見得知者不問問者不知既非知懼求降則純是得失惶惑不亡即死矣所謂無感而憂憂必請之者也理直而詞甚曲只是一意分作兩層說以順逆虛實為轉換而已

本小人為明年程鄭卒張本。正義曰程鄭以佞媚
 嬖幸得升卿位非有謙退止足之心故知其將有亡
 孽惑疾而憂何休以善言不可出口難之非也趙文
 子賢人也將死其語倫程鄭小人也將死其言善俱
 是失常復何怪乎。言求降乃智人所為非程鄭所
 及今問及此其將亡乎否則死也林註若不在程鄭
 之身其家將有出亡之孽若其不亡其
 必程鄭身有惑易喪志之疾一何辭費

經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

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齊侯雖背盟主未有無道於民故書臣罪崔杼也。

林莊公弑弟景公杵臼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

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子產之言陳以不義見入故舍之無譏釋例詳之。 ○秋

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夷儀之諸侯也重丘齊地己巳七月十一日經

誤。○重直龍反。○公至自會。無傳。○衛侯入于夷儀。夷儀本邢地衛滅邢

而為衛邑晉愍衛衎失國使衎分之一。○楚屈建帥

邑書入者自外而入之辭非國逆之例。○冬鄭公孫夏帥師伐

師滅舒鳩。傳在衛侯入夷儀上經在下從告。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

陳。陳猶未服。 ○十有二月吳子過伐楚門于巢卒。過諸樊也為巢

牛臣所殺不書滅者楚人不獲其尸吳以卒告未同盟而赴以名。○過於葛反徐音謁林諸樊卒餘祭立

正義曰諸侯不生名此吳子名在伐楚上者為卒書名上之以省文猶鄭伯髡頭如會丙戌卒于鄭也

此處公綽頗有料敵之智當自靜中得
來然欲其折衝樽俎固非所及耳
先推其心後指其事必作兩層洗發此
左氏之定例也

此篇傳崔杼弑君事前後次叙許多死
亡全以晏子一段議論為主亦兩頭叙
中間斷格

凡分四截讀第一截又分兩層前一層
是原叙以娶棠姜為弑君因緣後一層
是正叙以通棠姜為弑君把柄谷以遂

取之遂弑之對語為段落第二截亦分
兩層前一層是叙晏子不輕死而以諸
人死亡相陪作起訖後一層是叙晏子
不輕盟敵以崔慶立公盟公作起訖兩
節詳略相承各以社稷為眼目第三截
亦分兩層前一層寫人史之死為守經
後一層寫鮮虞之奔為達權與前諸人
相反而不同與晏子又相反而適類未
一截詳叙崔杼行葬不成禮以了弑君一
案正文蓋本傳自為首尾也前後叙事
變動中間議論精奇夫唯左公兩居其
勝
文必有案有斷今此文于齊莊之淫崔
杼之逆諸人之死亡一舉不置棄而
隱隱都評定于晏子口中結構可絕

傳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

師也前年曾使孟孝伯為晉伐齊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

子將有大志志在弑君孟公綽魯大夫不在病我

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不為寇害使民不嚴欲得民心異

於他日齊師徒歸徒空也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齊棠邑大夫正義曰楚僭王號縣

尹稱公齊不僭號亦邑長稱公者蓋其家臣僕呼之
傳即因而言之猶鄭伯有之臣云吾公在壑谷也

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

而美之美其色也使偃取之為已取也偃曰男女辨姓辨別也今

君出自丁齊丁公崔杼之祖正義法遠義不克曰丁臣出自桓不可桓

公小白東郭偃之祖只是要武子筮之遇困三三坎下兌之

大過三三吳下兌上大過困六三變為大過史皆曰吉阿崔子正義曰史筮人

也史有多人皆言吉以得意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坎

中男故曰夫變而為嬰故曰風隕妻不可娶也風隕妻不可娶也風能

從風兌為少女是為妻也風隕妻不可娶也風能隕落

物者變而隕落故曰妻不可娶風隕妻為句且其

與上句對補正陸氏言夫既從風風能隕妻也且其

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六三爻

春秋左傳 卷之七 襄公 五

困于石往不濟也。坎為險為水水之險者石不可以動。據于蒺藜所

恃傷也。坎為險為澤澤之生物而險者蒺藜恃之則傷。入于其宮不見其

妻凶無所歸也。易曰非所困而困名必辱非所據而據身必危既辱且危其將至妻其

可得見邪今上昏而遇此卦六三失位無應則喪其妻失其所歸也。如後夫。崔子曰娶也何害

先夫當之矣。寡婦曰娶言棠。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

崔氏。林驟數也。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

崔子其無冠乎。言雖不為崔子猶自應有冠。禍謾詞。崔子因是怒公又

以其閒伐晉也。閒晉之難。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

子晉而不獲閒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

閒公。何公閒隙。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且

役在二。此將來之北也。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欲使乙亥

公問崔子。問疾。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

公拊楹而歌。歌以命姜。侍人賈舉止眾從者而入閉門。為

子閒公也重言侍人者別下。連寫三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

請盟弗許請自於廟弗許。求還廟皆曰君之臣

杼疾病不能聽命。不能親聽公命。近於公宮。言崔子宮近公

宮或淫者詐稱

春次左專

卷之襄公

遂取之莊公通焉兩句轉接甚緊却不
得連片讀取姜是先叙後來通姜是先
領後叙一廂一逆段落有法

崔子因是怒公是怒公愾謂此是歇
後語本連下欲弑公與半句痛住而以
司代晉橫插于中也左氏叙法無變不
備此亦其一耳

俞寧世曰三門字作眉目請盟請亦內
有多少延推或死或亡外有多少擾亂
其實是一時事特門為之隔耳兩處叙
寫而以閉門門啟翻筋妙絕

詳此見公死非為社稷為晏子語起本

叙諸人之死八人總叙他父叙其事申
刪叙其官醜茂叙其地詳略倒順各極
其變此等皆為晏子反視所謂親暱者
也。大史鮮虞又另叙在後不惟與此
數人身分不同亦前後分開作首尾以
究裏晏子在中間作章法奇絕妙絕
矣。何之奔偏又攝叙晏子傳中作一隔

合前後又以一死一亡相間而寫佈置
如繡壤相錯

此篇只出色寫一晏子語語有經有權
不隨不激前後紛紛死亡全不知有社
稷二字衆人之死死輕于鴻毛晏子之
不死死重于泰山兩兩相形真所謂玩
珠之藉無過白茅也注意中權餘皆不
屑乃又一變格矣
前後多少人物事務無不歸根結穴于
此此真常山寶符精神全在擊中變格
中第一首作意文字
極似以不死不亡陪不歸却不知全借
不歸形不死不亡故于不歸只用輕筆
一帶而以重筆透發不死不亡持論極
老着語極圓 死亡凡說三遍首是虛

三書

公陪臣子。擷有淫者。不知二命。子擷行夜言行夜得淫人受崔子命討之

不知他命。干讀曰狂。擷側柳反。又子俱反。說文云。擷夜戒有所擊也。從手取聲。一音陘。行去聲。

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

敖封具鐸。交襄伊。僕埋皆死。八子皆齊勇力之臣為公所嬖者與公共死於

崔子之宮。祝佗。父祭於高唐。高唐有齊別廟也。至復命不說

弁而死於崔氏。爵弁祭服。申蒯侍漁者。侍漁監取

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帑宰之妻。子。我將死。其宰曰。免是

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反死君之義。崔氏殺醜茂于平陰

醜茂。平陰大夫。公外嬖。傳言莊公所。晏子立於崔氏

之門外。聞難。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

言已與衆。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自謂

乎。曰。君死安歸。既死何所歸也。君民者豈以陵民

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言君不徒

不徒求祿。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

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私

愛無為當其禍。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

齊大正尊

卷之襄公

七

論中是實說末併暗指崔杼說社稷凡說兩遍一是泛論其理一是切論其事道理雪亮而以夷猶澹蕩出之故是此公本色

有梅警晏子怕死杜撰一番議論掩飾當時耳目者愚謂若是怕死則還歸其何敢入哭盡哀使崔子聽或人之言亦與太史等矣况仰天而嘆陸易盟首直櫻二凶之銘尤非怕死者所能道隻字也論古人不設身處地為蒼生議都無是處

改載書一長英氣勃勃八面皆鋒既不說不與亦不說竟與只是使他認不得又使他推不得無此機辯亦忠君利社稷不成

太史書曰云云遙接遂弑之陸將本傳正文一醒極起伏新續之奇他處或以叙作斷此獨以斷作叙奇絕餘人是反襯晏子此則正襯晏子嗣書執簡未為非也但晏子處此當別有道耳須知晏子為太史亦心書法不隱恒不肯與私暱輩一樣束手就戮留此身為社稷主持也後世如狄梁公得其旨矣

焉得亡之言已非正卿見待無異於眾臣故將庸何不得死其難也林人謂崔子將用死亡之義何所歸趣既不必死又不必亡則亦何用歸也補正東山趙氏曰即覆說上文君死安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以公尸與三踊而出之意

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也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八年殺慶舍張本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宣伯曾叔孫僑如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還齊翠公子納宣伯丁丑崔杼立而相女於靈公還音旋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大宮大曰所不與崔公廟

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敢讀書未終晏子抄答易其辭因自不不敢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莒子朝齊遇崔杼作亂去故復與景公盟

二人嗣續也并前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不責責晏子然則其弟與南史皆非耶傳言齊有直史崔杼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之罪所以聞林南史氏齊史之在外者閻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二子莊公近臣鮮虞推而下之下嬰妻妻也曰君昏不成趣縛直轉反

史氏齊史之在外者閻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二子莊公近臣鮮虞推而下之下嬰妻妻也曰君昏不成趣縛直轉反

史氏齊史之在外者閻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二子莊公近臣鮮虞推而下之下嬰妻妻也曰君昏不成趣縛直轉反

史氏齊史之在外者閻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二子莊公近臣鮮虞推而下之下嬰妻妻也曰君昏不成趣縛直轉反

史氏齊史之在外者閻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二子莊公近臣鮮虞推而下之下嬰妻妻也曰君昏不成趣縛直轉反

史氏齊史之在外者閻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二子莊公近臣鮮虞推而下之下嬰妻妻也曰君昏不成趣縛直轉反

特詳鮮虞語。蓋恐不能死者。藉晏子為口實也。傳世之文。道理定圓。足無弊。然又妙在知匿其暱。仍借便照顧。非其私暱。一筆言則上三句。直是罵晏子矣。豈不自相矛盾耶。作者細密如是。以上了私暱案。未數語。了君為社稷死。亡案。一節首尾。都歸結晏子文內。不知晏子為前後註。腳前後為晏子註。脚。妙至此。于其可名言之矣。精神全聚中間。首尾散敘。置若不經意。另一格也。

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匿藏也。暱親也。匿女力

反暱女。其誰納之行及奔中將舍。奔中狹道。○舍於檢於廉二反。嬰

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言道狹雖眾無所用。

○林一人與遂舍枕轡而寢。恐失食馬而食駕而行。

出奔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眾不可當也遂來奔道廣眾得用。崔氏側莊公子北郭。側瘞埋之。丁亥葬

諸士孫之里。士孫人姓因名里死十四。喪車之飾。三日便葬不待五月。四翼。諸侯六翼。

○嬰所甲反。正義方言云自閭而東謂扇為翼。鄭云漢禮翼以木為筐廣三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

布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既窆樹于壙中天子八翼加龍翼二諸侯六翼

黼翼轂翼畫翼各不蹕。蹕止。下車七乘不以兵甲。車

送葬之車齊舊依上公禮九乘又有兵甲今皆降損。正義曰下車。麓惡之車非良車也服虔以為遣車

乃是明器塗車芻靈之類矣葬用兵甲若漢葬霍光發材官輕車比軍伍披士軍陳至茂陵所以榮之也

○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朝

役在二十三年不書伐。齊人以莊公說。以弑莊公說

齊人逆服兵不加。齊人以莊公說。晉也。劉炫

云見晉讎既死今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慶封獨使

諸侯故不書鉏。男女以班。正義曰男女分別將以

隰朋之曾孫。男女以班。賂晉服謂示晉以恐懼服

男女以班本連自六正以下但晉侯亦須有分却又與宗器樂器串合不得故

提出作頭而以賂晉侯何補叙于中未以皆有賂總結兩賂字一順一倒對作章法不板不複裁剪至佳凡用賂未有若此之破費者不惟以莊公說實恐以崔杼討也止怒求地可謂失之于晉取償于衛矣

補

罪。賂晉侯以宗器樂器。宗器祭祀之器。自六正。三軍之六。非。賂晉侯以宗器樂器。樂器鐘磬之屬。自六正。之六。卿。五吏三十帥。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皆軍卿之屬。官。正義曰吏者治也故為文職帥。者有所率領故為武職董遇云五吏謂一。正有五吏為三十帥之長亦以意言之耳。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帥旅。百官正長羣有司。及處守者皆也。帥旅小將帥。皆以男女為賂處守守國者。皆有貨。有賂。財之賂耳。正亦以男女之賂為非。晉侯許。晉侯受賂還不識者齊有喪師自宜退。正義曰。晉初伐齊之日未知莊公已死齊人以說方始知之。劉以齊弒君後晉始來伐而規杜氏非也。使叔向告於諸侯。告齊。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衛獻公以十四年奔齊。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崔杼欲得衛之五鹿以質之。故留衛侯妻子於齊。

聞命矣。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在前。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隧也。堙塞也。刊除也。刊古干反。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突穿也。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欲逃。遇司馬桓子曰載余。陳之。日將巡城。不家開。司馬。欲。

此傳鄭入陳事見陳以不義見入而鄭以義安之前從井堙木刊叙起不知當如何修怨讀至終篇種種出人意表庶幾王者之師

此傳鄭入陳事見陳以不義見入而鄭以義安之前從井堙木刊叙起不知當如何修怨讀至終篇種種出人意表庶幾王者之師

子展子產凡為三遍第一遍總寫第二遍分而仍串第三遍則兩兩對寫末又暗用總結步步精細無一率筆

以詐人。以正歸。此等舉動。雖桓之何以加焉。

此公出手便自萬然可視。

弭兵之盟成子向成而實發于趙武兵其少弭兵可以弭呼應自然中分兩層前三句是弭兵之機事猶在人後三句是弭兵之理事全在已兩意相承而首只以順提倒應為章法小文無一字苟也。從齊新得政。遞到知楚令尹又霸業一轉關處。

載公以遇賈獲賈獲陳大夫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

曰舍而母辭曰不祥雖急猶不欲男女無別與其妻扶其母以

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欲

之而已故亦相映處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

禁侵掠賈獲之教也免喪服擁社抱社主示服使其眾男女別而纍以待

於朝纍自囚係子展執紼而見見陳侯再拜稽首承飲

而進獻承飲奉觴示子美人數俘而出子美子產也但數其所獲

人數不祝被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將以歸被除也節兵符陳亂故正其眾

官修其所職以安定之乃還也

○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伐齊而稱同盟以明齊亦

盟趙武代○趙文子為政范句合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

待諸侯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

弭止也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

弭亡氏反令尹因伐舒鳩追叙之其實遠于馮卒在此盟前故

服杜皆以令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

尹為屈建也可以弭為二十七年晉楚盟于宋傳

可以弭楚盟于宋傳

左氏叙戰大都略事詳謀否或略謀詳事此獨先謀後事整整詳寫兩遍章法適稱是一首平正文字

孟
通篇兩頭叙中間議中段本與後段相連而聯方會也必為吳禽起此呼應却句句抱定首段是亦以中間貫兩頭其法章法致甚嚴也

始也右先生退吳以居其間而為難繼也私卒簡既又以傳其軍而成禽無他楚能變而吳不能變也不能變則印板兵法矣文亦猶是

一首分辨文字隨難隨解字字機鋒四出却字字入情入理趙文于所謂順也通體是一頭兩脚格三問三答最是問陳之罪極難措辭此處說透下便迎刃而解故文于首段詳下兩段略細味夫子晉為伯鄭入陳云云可以知此題之

○楚濊子馮卒屈建為令尹屈建屈蕩為莫敖代屈建宣

十二年鄭之役楚有屈蕩為左廣之右世本屈蕩屈建之祖父今此屈蕩與之同姓名舒鳩人

卒叛前年辭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離城舒鳩城吳人

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先至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

左師以退五人不及子木與吳相遇而退吳人居其間七日楚

兩軍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墊隘慮水雨

也丁念反請以其秋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簡閱精兵

為陳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視其形勢而救助之乃可以免不

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

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吳還逐五子至其本

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

舒鳩五子既敗吳師遂前及于木共圍滅舒鳩

○衛獻公入于夷儀為下自夷儀與

○鄭子產獻捷于晉獻入陳之功而不獻其俘戎

服將事戎服軍旅之衣異於朝服周禮司服云凡

也與玄冠緇戎服軍旅之衣異於朝服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闕父為周陶

着眼處可以知此文之得手處矣。晉為伯而鄭入陳既侵其權又掠其功。今戎服又觸其怒三番結責稍一結惡便為所懼文妙于段段偏從他為伯上隱隱挑逗未獲成命愧之也。大國數所駟之也。文公布命尊之也都是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天生純根人熟復得萬種過會有青蓮湧其竭鑊。

首段從肯說到今前以三自入自出自立作奇偶文法。後以兩我有往年之告有我東門之役作對舉文法皆于參差中看整齊非此便筋脈懈弛矣。誘裏政心知罪授手亦對語。陳寔只井堙木刊一語已了却從元女引公遠遠說入便添得不可億逞一層客多弄狀襯出東門之役十倍精神文以足言正在于此。

正以服事我先王關父舜之後當周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用。鑿。調。客。下。便。活。與其神明之後也舜聖故謂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庸用也元女武王之長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後為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正義樂記云武王克商未下車封黃帝之後于葛封帝堯之後于祝封帝舜之後于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于杞投殷之後于宋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鄭玄以此謂杞宋為二王之後葛祝陳為三恪杜意傳言以備三恪則以陳備三恪而已若遠取葛祝則陳近矣何必言備耶又恪雖通二代為三其二代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不假稱恪唯陳為恪耳

言陳周之甥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陳桓公鮑卒於是陳亂事至今賴則德桓公之子厲公也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五父桓公弟殺大子免而代之蔡人殺之欲立其出故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奉戴猶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陳莊公宣公皆厲公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播蕩流移失所宜十年陳夏徵舒弑靈公靈公之子成公奔晉自晉因鄭而入也補正曰辰陵之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弃我姻親介恃楚眾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億度也逞盡也。一云。言其狂逞不可億度也我是以有

三十一 襄公



三段各答所問陳罪二字分應侵小戎服合應亦略變處

三段以首段為主故次段罪字即跟上來末段提字即繳首句針線一絲不亂

看他各樣往法 先王王命字尤一篇主腦

侵小說得極平常戎服說得極鄭重三

問問得極兜搭三答答得極分明東甲潤色之才左氏得之遂成千古妙文後世才難得亦緣無此等妙語為之憑藉也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豈止為一人一事致嘆乎哉

往年之告謂鄭伯稽首未獲成命未得伐則有我東

門之役前年陳從楚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

不競而恥大姬上辱大天誘其衷啓敝邑心啓開也

心故唐云言陳也陳知其罪授手於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

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辟誅也言

論大且昔天子之地一圻方千里列國一同方百

自是以衰衰差降衰初危反林謂今大國多數圻

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

君武莊為平桓卿士鄭武公莊公為周城濮之役文

公布命曰各復舊職晉文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

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城濮在僖士莊伯不能詰士

伯士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

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謝晉受子西復

伐陳陳及鄭平前雖入陳服之而仲尼曰志有之志

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足猶成也足將往反又如

之趨向也言之有文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

極贊文辭之功却不叫人逞辭蓋唯慎辭而辭始順也自是夫子教人修辭大旨

兩事平提。下作兩層分應。中以量入修賦作承上轉下之筆。而車馬等即跟賦字說落以事本一事故分應處用通不用對也典制之文專作此等筆意其體裁固有所受之也已。

布不遠。雖得行猶不能及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

辭哉。榘機之發。榮辱之主。

○楚為掩為司馬。為子馮。子木使庀賦。治數甲兵。閱

甲午為掩書土田。書土地。度山林。材以共國用。鳩

藪澤。鳩聚也。聚成藪澤。使民不得。辨京陵。高曰京大

阜曰陵。別之以表淳鹵。淳鹵。墾薄之地。表異輕其賦

也。說文云。鹵。西方鹹地。從西省象。數疆潦。疆界有流

澌其租入。孫毓。規偃豬。偃豬。下濕之地。規。度其受

註砂磔之田也。水多少。偃於建反。又如

字尚書傳。町原防。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閒地。不得

頂反。說文。田。牧隰臯。隰。臯水。厓下濕。為芻牧之地。

踐處曰町。正義曰。詩。鶴鳴于九臯。毛鄭皆

以臯為澤之坎。井衍沃。衍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制

是為水崖也。以爲井田。六尺為步。步百為

畝。畝百為夫。九夫為井。賈云。下平日衍。有漸曰

沃。正義。衍是高平而美者。沃是底平而美者。量

入修賦。量九土之所入。而治理其。賦車籍馬。籍。疏其

齒。以備。賦車兵。車兵。徒兵。步。甲楯之數。使器械。既成

以授子木禮也。得治國之禮。傳。言楚之所以興

○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舟師在二

兩句起一句轉一句結應章法樸老

連寫六句若字將字獲字必字其字都
用料不定字眼傳拿得穩神理奇甚結
一幸字竟置巢牛計中為上數虛字生
色也其妙在字句之表細味乃得之耳

兩句連讀見一則辭之真一則賞之速
不待詞之畢也動筆便有一片神理

此篇亦合傳體似時文之有標題上截
子產問政于然明下截太叔問政于子

產上兩知字下兩知字相對上心字下
思字相映中間兩截交接以喜然明告
太叔作轉接通篇以子產為主蓋對叙
而側重者也其妙尤在中間轉遞處
圓敏無迹
上兩知字一長一短兩平說下兩知字
一順一倒回環說下半政字提起分
出思行兩項思要成其行行要無越思
兩者都此之于農而上則先北方而後
正說下則先正說而後北方恰好正意
接連在中間比方分縮在兩頭絕妙章
法也

此一首長太息文字烏乎起可哀結字
字傳攢眉頓足之神

門子巢攻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

啓開我獲射之必殪殪死是君也死疆其少安陸氏疆

音居良反蓋言巢之封疆也林計吳之疆盛訛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

牆以射之卒

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為子之功也

以與為掩往年楚子將伐舒鳩為子馮請退師以須其叛楚子從之卒獲舒鳩故子木辭賞以

與其與其子與其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如其言故知之問

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

鳥雀也鷂一居延反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

蔑之面而已然明貌。曠所謂獸而人。心者。明名。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

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

夕而行之行無越思思而後行如農之有畔言有次其過鮮

矣

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求復國也甯喜許之大叔

文子聞之大叙儀也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

矣

這篇作兩截讀。先虛說一遍，再實說一遍。中間君子之行，云云，另用空筆宕起。兩引書詩，乃承上轉下，文章停頓處也。開口即引詩，却以議論行之。又一引詩變調。

實說用比喻，亦作兩番洗發。而君子二字，前順後逆，總不使一直筆。

前可乎，不可一連說，後免乎，不免兩番說，亦遙對處。

俞寧世曰：置君不定，不勝則新君怨之，勝則舊君疑之，彼此罪也。思其終言求為可成，思其復言求為可繼，有兩意。

者。寧子可謂不恤其後矣。

皇暇也。詩小雅言今我不能自容，說何暇念其後乎。

謂君子必身受禍，不得恤其後也。說詩作闕容也。皇詩作遑暇也。

將可乎哉，殆必

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

思使終可成。思其復也。思其可復行。

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

逸書。今詩曰：夙夜匪

解以事一人。

對定字。一人以喻君。今寧子視君不如奕棋也。正

義曰：說文奕從升，言竦兩手而執之，棋者所執之子。下子不定，則不勝其敵。沈氏云：圍棋稱奕者，取其落奕之義也。按落奕，即絡釋升占棋字。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

勝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

七年果殺寧喜。

春秋左傳卷十七

